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零年



1920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0 年

一篇小说的结局	(2)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7)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	(12)
最后的安息	(19)
骰子	(33)
“无限之生”的界线	(40)
还乡	(45)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54)
一个兵丁	(58)
一个奇异的梦	(61)
一个军官的笔记	(66)
一只小鸟	
——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	(72)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74)
画——诗	(76)

一个忧郁的青年	(79)
译书的我见	(84)
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	(89)
怎样补救我们四周干燥的空气?	(90)
北京社会的调查	(92)
是谁断送了你	(94)
三儿	(99)
忏悔	(102)
圈儿	(106)
我	(108)
影响	(110)
天籁	(111)
秋	(113)
文学家的造就	(115)
鱼儿	(122)

1920 年

一篇小说的结局

明媚的夕阳，返照在一所缘满藤萝的楼舍上。一阵一阵的凉风，吹着那绿叶子，好似波浪一般的动摇。凭窗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窗台上放着一卷的稿纸，她手里拿着一支笔，微微的笑着，看着楼下的繁花细草，听着树底的鸟声，她沉静的目光里，似乎思索什么事情一般。

这位蓓如女士，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学生。这一天她下课以后，回到宿舍，放下了书，走到窗前，对着这满含着诗情画意的景光，她便凝立了一会，好像她的心灵，完全的濡浸在这优美洁静的世界里。霎时间她的心中充满了美感，觉得十分快乐，无意中回头走到桌边，拿了纸笔，拉过一张椅子，便坐在窗前。

她拿起笔来，本来想做一篇很快乐的小说，思索了一会，抬起头来，对着壁上的镜子，掠了一掠鬓发，忽然自己笑道，“有了！从少女想到老媪，从春光想到秋色，向着对面下笔，倒也有趣呵！”这时她略不迟疑，只凭着她的感想的驱使飏飏的写下去：

几株枯秃的老树，和遍地的黄叶，围住了一间很矮小的屋子，那纸窗被秋风吹得呜呜的响着。屋子里生了一炉微微的火，却十分的和暖，桌上排着许多盘碗，满盛着肴菜，都用碗盖盖着。一个老太太坐在炉边，那枯皱的脸上，充满了喜气，眼睛不住的向四下里看着；有时便站了起来，这里桌子又抹一抹，那里的花瓶呵钟呵又挪一挪，左右的看了好几次，便微微的笑着，点了一点头，又走到桌边用手去试那酒和肴菜还热不热。自己微叹道：“涛儿在军中，哪里吃得着这样又热又香的酒菜呵！”说着又坐下，望了望窗外，看一看钟，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封破裂不堪的信来。戴上眼镜，移过椅子，挨近窗户，便将这信打开看着。这封信在这老太太的衣袋里，存了有半年多了，也念了几百遍了，几乎颠倒着也背得过来……

菼如女士写到这里，不禁笑了，便又往下写道：

这时老太太笑容满面，那战兢的手，拿着这封信喃喃的念道——

“亲爱的母亲呵！我以前写的几封信，已经收到了吗？我现在已经到了前敌了，枪声呵，炮

火呵，也都看惯听惯了。并没有一毫的惧怕，杀人的事也做惯了，不觉得是怎样残忍的事。有好几次我也几乎被人家杀了，战罢回来的时候，一一的追忆，好像做梦一般。但是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呵！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呵！喇叭响了，我又要上阵去了！

“希和表兄现在也拨到我们队上来了，他常和我在一处，他也问你老人家好。你的儿子梦涛二月十八日”

老太太念完信，那眼泪却滴在她的笑脸上。自己说道，“涛儿呵！到底杀人是个残忍的事情呵！”忽然又疑惑起来说，“为什么从这封信以后总没有信来？莫非……”她不敢想，她心里有一点战栗。

这时那钟当当的响了五下，老太太惊醒过来，又转了笑容道，“他们那一队不是四点半的快车回来么？现在他快到家了。”接着听见门开了，又听见皮靴和腰刀的声音一阵响着。老太太心里一跳，便放下信，站了起来。

这时候蓀如女士觉得写的乏了，便放下笔，向椅

背上靠着，心中还是不住的思索，一会儿晚餐铃响了，她便收拾了纸笔，下了楼去。

以后一天——两天——三天，她总没得功夫，再接着去做。

第四天的下午，她又坐在窗前，窗外却很是昏暗，那雨点滴在藤萝叶上，响个不住。满园的花都垂了头，笼在那漠漠的淡烟里。一群的雀鸟都栖在树叶深处，抖刷它的翎毛。蓓如女士看着这凄黯可怜的景色，觉得有些愁闷，忽然想起那篇小说来，便又将那卷稿纸拿了来，放在窗台上，慢慢的又往下写……

屋门开了，老太太呆了一呆。原来进来的不是梦涛，却是希和。老太太急着问说，“希和！涛儿呢？”希和也不作声，只走近一步，恳挚的看着老太太说，“姑姑！涛弟还有……”到这里便不说了，老太太看着希和吞吐的言辞，凄惶的神色，心里都明白了，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

一会儿老太太醒了，睁开眼看见希和跪在她膝前。老太太也不言语，便挣扎着从桌上拿过那封信来，用力的看着，只觉那……“枪声”……“炮火”……“战争”……“杀人”……这几个字，都渐渐的浮到纸面上来，又渐渐的大了，好似恶魔一般，在空中跳舞，又似乎耳中也听得他

们欢喜狞笑的声音。

蓀如女士写完了，便从头看了一遍，看到末后一段，不禁惊的站起来说，“我不是要写他们母子团聚的乐境么？为什么成了这样的结局？”便立刻将这张稿纸撕了，换了一张纸，拿起笔来要再做。但是，她再也写不下去，只手里拿着笔，呆呆的看着窗台上一堆碎纸。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1月29日。）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这样纷乱的国家，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萎靡的人心，难道青年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么？”凌瑜说这句话的时候，颤动的声音里，满含着抑郁悲惨的感情。

他的年纪，不过十九岁，是一个很恬淡超脱的青年，自少十分颖悟，最喜欢看内典一类的书，对于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象行云流水一般，与自己毫无干涉。但这几年来，他看着国家的大势，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便暂时的把“独善其身”的志趣抛弃了，要想做一番事业，拯救这苦恼的众生。他改了志向以后，便鼓足了热心勇气，往前进行。

自从山东问题发生了之后，国内人士，大动义愤，什么学生联合会呵，各界联合会呵，风起云涌的发生出来，民气的发达，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趋势。凌瑜更是非常的高兴，竭力的想怎样的唤起国魂，怎样的抵御外侮，心力交瘁的奔走运动。他以为像这样

张旺的民气，中国前途，很可以有点希望了。不想几个月以后，社会上兴奋激烈的热情，渐渐不知不觉的淡了下去，又因为种种的爱国运动，不能得十分完满的结果，受了种种的压迫以后，都寒了心，慢慢的就涣散了。他看着这种半死不活的现象，着急的了不得，但是这“狂澜既倒”的人心，是难以勉强挽回的。自己单独进行呢，可做的事业太多了，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得巨大的效果的；待要不做罢，眼看着国事一天糟过一天，外侮一天逼似一天，实在不能袖手旁观的！总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这个漩涡，接触了这些愤激苦恼的事情，他心中的万根烦恼丝，无论如何是斩不断的，决不能再回到从前那种冷静寂灭的天性了。

他烦闷悲苦，到了极处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自杀的念头。他想既是进退无路，活着也无意味，并且反要饱受许多的苦痛，不如一瞑不视，倒觉得干净，或者还可以激动别人。他下了决心以后，不到两个钟头，便悄悄的自己一个人，出了学校，径到海边。

这时对着他的，只有蔚蓝的海；背着他的，只有青翠的山，他独自站在礁石上。一阵一阵的浪花，卷到他脚下，又一阵一阵的退去。三三两两的水鸟，掠水翻飞。天边绛色的晚霞，映着深绿色的海水，极其明媚可爱。水平线边，岛上的灯塔，衬在这霞光水色

里，恍如仙山楼阁一般。这时正是初夏天气，骀荡的海风，缓缓吹来，拂在他脸上。他虽然已认定了投海自杀的这条路，却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使死在顷刻的凌瑜，冰冷的心肠里，又生出一种美感来。他两手交互着握得很紧，沉寂的眼光里含着珠泪，呆立了片晌，忽然自己说道，“时候到了，不必留恋了！这千顷的清波，我凌瑜葬身此中，也算死得其所了，夕阳呵，晚霞呵，我现在和你们告别了！……”

“此情此景如何，空系愁怀不可，各各把事业做！”这娇软悠扬的歌声，使凌瑜猛然的回过头来。数步以外，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对坐在沙滩上。年纪都不过有十岁左右，雏发覆额，眉目如画。两个人笑嘻嘻的捧着沙，堆起一座小城，又在城楼上插着一杆小国旗。他们一边玩耍，一边齐声的唱歌。凌瑜默默的看着这两个孩子，将自己的事都忘却了。过一会儿，听那小女孩唤道，“小岚，那崖石旁边有许多的野花，你去采了来，我们也插在城楼上。”小岚便转身向着礁石走来，但是中间却隔着几尺阔的水，他走不过去，便站住了，只笑着望着凌瑜。凌瑜笑道，“你要采野花么？我替你采，好不好？”说着便采了花，跳到沙滩上，递给小岚。小岚笑着接了，仰着头看着凌瑜，表示他的感激。凌瑜觉得他可爱不过，便拉着他的手，一同走到小城旁边，一面帮着他

们，将野花插上了。小岚忽然道，“先生，你刚才站在礁石上半天作什么？是不是……”这时凌瑜猛然又记起方才的决心来，神经完全的错乱了，以下的话，也没有听见。住了半天，忽然答道，“我要走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他们听见了，似乎十分奇怪，睁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凌瑜。凌瑜也不往下说了，只流下泪来。他们不知所以，都没了主意，默默的站起来，携着手就走。凌瑜呆呆的出了半天的神，忽然惊醒过来，他们已经走出数步以外，还不住的回头看着。凌瑜微微的笑着，对他们点头，他们也笑着说，“再见。”便又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一同站住了，回过头来，唤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这银钟般清朗的声音，穿入凌瑜的耳中，心里忽然的放了一线的光明，长了满腔的热气！看着他们皎白如雪的衣裳，温柔圣善的笑脸，金赤的夕阳，照在他们头上，如同天使顶上的圆光，朗耀晶明，不可逼视，这时凌瑜几乎要合掌膜拜。

天使的影子，渐渐的远了；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历历落落的明星，渐渐的露出云端。海面上起了凉风，涛声澎湃，水影深黑。灯塔上的灯光，乍明乍灭。凌瑜呆呆的站在这孤寂的海岸上，耳边还听见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

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这声音好似云端天乐一般，来回的唱了几遍，凌瑜眼前的光晕，忽然渐渐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灿烂，几乎要冲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阴翳，都拨散了，却起了一种不可思议、庄严华美的感情，一缕缕的流出脑海，随着潮声，在空中来回的荡漾。他这时不禁泪流满面，屈膝跪在沙滩上，抬头望着满天的繁星，轻轻的说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谢婉莹，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①

民国九年三月十五号早晨。我照常上学，走到校门口，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都挂上了新匾额；黑板金字，十分辉煌，板上都用黄纸蒙著，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中央的横额是写的“燕京大学”；两旁的直匾，是英汉各一的“女校文理科”。我忽然忆起今天便是我们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开会的日期，我们对于这匾额，实在有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希望，但是——我们朝夕瞻仰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匾额，却已寂然无声，烟消火灭的过去了。当此时事变迁，新陈代谢的时候，我们自然不当恋旧拒新，然而我们“末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神龙出没的旧匾额，却也不能不低徊感慨呵！

那天的天气，十分的清和，日暖花香，好像是因

^① 1918年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随后又决定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本文系两校合并大会的报导。

为我们的大会，天公特意作美似的。两座的校门和墙上，都挂着中英美的国旗，通道的两旁排列着盆花，望过去如云如锦，礼堂里也扎满了花草，悬着“燕京大学”的校旗，也有长方形的，也有三角形的，都极其美观，显出那新鲜活泼的气象。我们观看之下，又想起我们的旧校旗来了；往常我们校旗每逢开会的时候，都是一幅高悬，临风招展，今日却不知卷置何所了。我正在凝想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位同学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匾额，也摘下来了，我们的校旗也卷起来了，我们的校歌，也没有再唱的时候了。虽然麦科长说过‘我们校里一切的更变，不过如同孩童入学，一定要改了乳名，另换学名，并不是说就弃了乳名，正是表明我们的程度提高了。’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些凄感。”我不禁暗暗点头。可见触目惊心，人人同慨，龚定庵先生有几句诗说：“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泪如雪，人生思幼日。”便是我们那时的景象了。

午后一点半钟的时候，男校的学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都聚在礼堂的右边——就是理化教室的廊子上——教员们都在院子里，预备招待来宾，手里拿着秩序单，三三五五的聚谈。这时渐渐的来了许多的两校的毕业生，和中西的宾客。两点半钟的时候，男女学员，都在这琴韵铮铮里，排着队入堂就席，将两

旁的座位都坐满了。

那天教职员和各界代表的演说，真是美不胜收，我便选择那精彩扼要的言词，大意记在下面：

司徒校长说开会词，和欢迎麦博士及女校词以后；就有诚冠怡女士述女友历史——诚女士是协和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又在英国研究了几年的教育；回国以后，便在母校里担任教授——她说的大意：协和女子大学的雏形，便是贝满女子中学，是一千九百零五年以后，由各公会组织的，以后便渐渐的成立了协和女子大学，设有本科四年，理化科、师范科、幼稚科，课程很是完备，这却不能不归功于麦科长了……学校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学员，本校成立之初，学员不过只有四位，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倍了……本校的一切事务，多半是由学员自理的，他们所办的事务，为（一）“半日学校”系教授附近的贫儿，使得普通知识；经费一切，都由学员自筹；（二）“游乐园”教授附近贫儿，做正当有益的游戏；（三）“注音字母学校”教授不识字的妇女，得日用的知识，可以读书阅报。还有和别的团体合办的事，如（一）与男女青年会合办的“地方服务团”；（二）与北京女学界合办的“平民职业学校”。这不过是在校学员的成绩，至于出校的毕业生，他们所做的振兴教育，服务社会的事，都是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也不必再赘了。以

后又有博晨光硕士述男校的历史。我们现在如同是站在河岸上，看着两股支河，缓缓的流在一处，但是其中一股的支河，却又是由几股小小的河，合流而成的……。就是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合成的，现在我们又和协和女子大学合办。我们对于这合流的大河，却不能没有希望啊！

女校歌咏队唱过歌之后，麦科长站起来报告美国人士对于两校合并的论调，说：“美国人士对两校合并的办法，有两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守旧的国吗？’‘中国学生的程度到了吗？’以我看来，从去年‘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是一日千里；可见中国并不是一个守旧的国，而且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更是可以惊世界，泣鬼神的，以上的两个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因此美国人士都表示赞成的态度……。我想我们的成效总要过于我们所盼望的。”

司徒雷登校长，接着提到燕京大学将来的希望。他说：“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第二就是现在男女两校的校舍，都太嫌狭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当此二十世纪的中叶又在中国人民生机蓬勃的时候，我校的发达，是在人意中的，因此更有新校舍的必要。第三

是希望男女青年的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一方面。……第四便是希望我校的学员，出校以后，都做国家社会里中坚的人物；以所得的学问，改造中国。我想这希望必不至成为幻想。”

男校歌咏队，唱完了歌。有教育部参事邓芝园先生的祝词，大意是说：“鄙人在教育界里办事，有十几年的工夫，深觉得中国的学校，有男女合校的必要，……去年才由全国教育会，通过了男女合校的议案，但是也不能强迫各省奉行……现在有贵校首先起来，解决教育和社会上最扼要的关键，真是一件可钦佩可祝贺的盛举，我想将来闻风而起来的，一定是很多。因此鄙人不但自喜理想的实现而且恭祝贵校前途万岁。”

北京女学界代表毛太太的演说，非常的有精彩。大意是说：“世界上有三位名人，都是有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就是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和孔子……现在在我国所以衰弱的原因，都是因为政界中人，大半以权利为前提，没有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但是近来国中，渐渐的有各团体的联合……现在燕京男女大学的合并，正是表示这博爱主义和协同精神，这是我们应当赞美祝贺的。”

大名鼎鼎的蔡子民先生，北京男学界的代表，出现在讲台之上，他博得全堂人士的精神贯注，他的祝

词大意：“有人写信来问我说，‘北京大学有无女禁？’我回信说，‘北京大学本来没有女禁。’因为男女本来是应当受平等教育的，只因为每年没有女生来投考，因此就没有女生，……现在已经有了几位旁听的女生，仍是有些界限，……以后但有女生来校投考，但是一样的试验，一样的录取。”（以下的话，因为我的座位，离着讲台稍远一点，以致听不清楚，没有记下，真是遗憾。）

刘芳牧师代表北京基督教的各团体。古语有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造成男女青年完全之人格，也必先有合宜的学校，青年是要为社会人群造幸福的，所以学校要培养青年的“真我”与“真人”；贵校的职教员，都是热心的基督教徒，不但引导各学员，在学术上进步，也必是培养其“真我”“真人”，为全国男女合校的好模范，这样——直接受益的是国家；间接受益的便是教会了。

我们所引领翘企的杜威博士，却因事不能到会；司徒校长替他传语道歉的时候，我们不禁都显出怅惘的神色。

以下便是本校男女学生代表的欢言，男校的代表子振周君，和女校代表钱中慧君，都说得极好，大意都是表明合校的欢乐，和共勉前途的话。此后有全校歌咏队，同校唱歌，唱的时候，来宾都起立示

敬。——我们的歌谱是中国的，声韵极其悠扬，歌词是男校学员杨文周君编的。——唱过校歌，司徒校长便请来宾赠言，有教育部的佺事陈颂平先生去说：“男女合校有什么可庆贺的呢？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只因中国数千年来，将男女的界限，分得极清，所以合校的事，便成了破天荒的盛举了，……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基督教是充满了这种的社会思想……将来基督教布满了中国，中国一定是有盼望的。”

本校音乐教员苏女士作乐，接着司徒校长致谢来宾，以后就闭会了。来宾和教职员，学员，都退出礼堂，用过茶点，摄了影，我们的盛会，便告了终结。

这是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经过的情形，也是燕京大学开宗明义的纪念日子，我记了下来，表明我对于过去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感吊，对于将来的“燕京大学”的希望；最后的话就是恭祝我们燕京大学万岁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谢婉莹。）

最后的安息

惠姑在城里整整住了十二年，便是自从她有生以来，没有领略过野外的景色。这一年夏天，她父亲的别墅刚刚盖好，他们便搬到城外来消夏。惠姑喜欢得什么似的，有时她独自一人坐在门口的大树底下，静静的听着农夫唱着秧歌；野花上的蝴蝶，栩栩的飞过她的头上。万绿丛中的土屋，栉比鳞次的排列着。远远的又看见驴背上坐着绿衣红裳的妇女，在小路上慢慢的走。她觉得这些光景，十分的新鲜有趣，好象是另换了一个世界。

这一天的下午，她午梦初回，自己走下楼来，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的声息。在廊子上徘徊了片晌，忽然想起她的自行车来，好些日子没有骑坐了，今天闲着没事，她想拿出来玩一玩，便进去将自行车扶到门外，骑了上去，顺着那条小路慢慢的走着。转过了坡，只见有一道小溪，夹岸都是桃柳树，风景极其幽雅，一面赏玩，不知不觉的走了好远。不想溪水尽处，地势欹斜了许多，她的车便滑了下去，不住的

飞走。惠姑害了怕，急忙想挽转回来，已来不及了，只觉得两旁树木，飞也似的往两边退去，眼看着便要落在水里，吓得惠姑只管喊叫。忽然觉得好象有人在后面拉着，那车便望旁倒了，惠姑也跌在地下。起来看时，却是一个乡下女子，在后面攀着轮子。惠姑定了神，拂去身上的尘土，回头向她道谢，只见她也只有十三四岁光景，脸色很黑，衣服也极其褴褛，但是另有一种朴厚可爱的态度。她笑嘻嘻的说：“姑娘！刚才差一点没有滑下去，掉在水里，可不是玩的！”惠姑也笑说：“可不是么，只为我路径不熟，幸亏你在后面拉着，要不然，就滚下去了。”她看了惠姑一会儿说：“姑娘想是在山后那座洋楼上住着罢？”惠姑笑说：“你怎么知道？”她道：“前些日子听见人说山后洋楼的主人搬来了。我看姑娘不是我们乡下的打扮，所以我想，……”惠姑点头笑道：“是了，你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谁？”她说：“我名叫翠儿，家里有我妈，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自从四岁上我爹妈死去以后，就上这边来的。”惠姑说：“你这个妈，是你的大妈还是婶娘？”翠儿摇头道：“都不是。”惠姑迟疑了一会，忽然想她一定是一个童养媳了，便道：“你妈待你好不好？”翠儿不言语，眼圈红了。抬头看了一眼日影说：“天不早了，我要走了，要是回去的晚，我妈又要……”说着使用力提着水桶要走，惠姑

看那水桶很高，内里盛着满满的水，便说：“你一个人哪里搬得动，等我来帮助你抬罢。”翠儿说：“不用了，姑娘更搬不动，回头把衣服弄湿了，等我自己来罢。”一面又挣扎着提起水桶，一步一步的挪着，径自去了。

惠姑凝立在溪岸上，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看她那种委屈的样子，不知她妈是怎样的苦待她呢！可怜她也只比我略大两岁，难为她成天里作这些苦工。上天生人也有轻重厚薄呵！”这时只听得何妈在后面叫道：“姑娘原来在这里，叫我好找！”惠姑回头笑了，便扶着自行车，慢慢的转回去。何妈接过自行车，便说：“姑娘几时出来的，也不叫我跟着。刚才太太下楼，找不见姑娘，急得什么似的。以后千万不要独自出来，要是……”惠姑笑着说：“得了，我偶然出来一次，就招出你两车的话来。”何妈也笑了，一边拉着惠姑的手，一同走回家去。道上惠姑就告诉何妈说她自己遇见翠儿的事情，只把自行车几乎失险的事瞒过了。何妈叹口气说：“我也听见那村里的大嫂们说了，她婆婆真是厉害，待她极其不好。因为她过来不到两个月，公公就病死了，她婆婆成天里咒骂她，说她命硬，把公公克死了，就百般的凌虐她，挨冻挨饿，是免不了的事情。听说那孩子倒是温柔和气，很得人心的。”这时已经到家。她父亲母亲都倚

在楼头栏杆上，看见惠姑回来了，虽是喜欢，也不免说了几句，惠姑只陪笑答应着，心里却不住的想到翠儿所处的景况，替她可怜。

第二天早晨，惠姑又到溪边去找翠儿，却没有遇见，自己站了一会儿。又想这个时候或者翠儿不得出来，要多等一等，又恐怕母亲惦着，只得闷闷的回来。

下午的时候，惠姑就下楼告诉何妈说：“我出去一会儿，太太要找我的话，你说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何妈答应了，她便慢慢的走到山前，远远的就看见翠儿低着头在溪边洗衣服，惠姑过去唤声“翠儿！”她抬起头来，惠姑看见她眼睛红肿，脸上也有一缕一缕的爪痕，不禁吃了一惊，走近前来问道：“翠儿！你怎么了？”翠儿勉强说：“没有怎么！”说话却带着哽咽的声音，一面仍用力洗她的衣服。惠姑也便不问，拣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凝神望着她，过了一会，说：“翠儿！还有那些衣服，等我替你洗了罢，你歇一歇好不好？”这满含着慈怜温蔼的言语，忽然使翠儿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动——

可怜翠儿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言语，来对待她。她脑中所充满的只有悲苦恐怖，躯壳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冻饿。她也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只昏昏沉沉的度那凄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

人同她说了一句稍为和善的话，她都觉得很特别，却也不觉得喜欢，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坏人。所以昨天惠姑虽然很恳挚的慰问她的疾苦，她也只拿这疑信参半的态度，自己走开了。

今天早晨，她一清早起来，忙着生火做饭。她的两个弟弟也不知道为什么拌起嘴来，在院子里对吵，她恐将她妈闹醒了，又是她的不是，连忙出来解劝。他们便都拿翠儿来出气，抓了她一脸的血痕，一边骂道：“你也配出来劝我们，趁早躲在厨房里罢，仔细我妈起来了，又得挨一顿打！”翠儿看更不得开交，连忙又走进厨房去，他们还追了进来。翠儿一面躲，一面哭着说：“得了，你们不要闹，锅要干了！”他们掀开锅盖一看，喊道：“妈妈！你看翠儿做饭，连锅都熬干了，她还躲在一边哭呢！”她妈便从那边屋里出来，蓬着头，掩着衣服，跑进厨房端起半锅的开水，望翠儿的脸上泼去，又骂道：“你整天里哭什么，多会儿把我也哭死了，你就趁愿了！”这时翠儿脸上手上，都烫得起了大泡，刚哭着要说话，她弟弟们又用力推出她去。她妈气忿忿的自己做了饭，同自己儿女们吃了。翠儿只躲在院子里推磨，也不敢进去。午后她妈睡了，她才悄悄的把屋里的污秽衣服，捡了出来，坐在溪边去洗。手腕上的烫伤，一着了水，一阵一阵的麻木疼痛，她一面洗着衣服，只有哭泣。

惠姑来了，又叫了她一声，那时她还以为惠姑不过是来闲玩，又恐怕惠姑要拿她取笑，只淡淡的应了一声。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怜悯的目光看着她，又对她说要帮助她的话。她抬头看了片晌，忽然觉得如同有一线灵光，冲开了她心中的黑暗。这时她脑孔里充满了新意，只觉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涌在一处，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脸，渐渐的大哭起来，手里的湿衣服，也落在水里。惠姑走近她面前，拾起了湿衣，挨着她站着，一面将她焦黄蓬松的头发，向后掠了一掠，轻轻的摩抚着她。这时惠姑的眼里，也满了泪珠，只低头看着翠儿。一片慈祥的光气，笼盖在翠儿身上。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

从此以后，惠姑的活泼憨嬉的脑子里，却添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她觉得翠儿是一个最可爱最可怜的人。同时她又联想到世界上无数的苦人，便拿翠儿当作苦人的代表，去抚恤，安慰。她常常和翠儿谈到一切城里的事情，每天出去的时候，必是带些饼干糖果，或是自己玩过的东西，送给翠儿。但是翠儿总不敢带回家去，恐怕弟妹们要夺了去，也恐怕她妈知

道惠姑这样好待她，以后不许她出来。因此玩完了，便由惠姑收起，明天再带出来，那糖饼当时也就吃了。她们每天有一点钟的工夫，在一块儿玩，现在翠儿也不拦阻惠姑来帮助她，有时她们一同洗着衣服，汲着水，一面谈话。惠姑觉得她在学堂里，和同学游玩的时候，也不能如此的亲切有味。翠儿的心中更渐渐的从黑暗趋到光明，她觉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冻饿，虽然她妈依旧的打骂磨折她，她心中的苦乐，和从前却大不相同了。

快乐的夏天，将要过尽了，那天午后，惠姑站在楼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雨。对面山峰上，云气濛濛，草色越发的青绿了，楼前的树叶，被雨点打得不住的颤动。她忽然想起暑假要满了，学校又要开课了，又能会着先生和同学们了，心里很觉得喜欢。正在凝神的时候，她母亲从后面唤道：“惠姑！你今天觉得闷了，是不是？”惠姑笑着回头走到她母亲跟前坐下，将头靠在母亲的膝上，何妈在一旁笑道：“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儿玩，所以又闷闷的。”惠姑猛然想起来，如若回去，也须告诉翠儿一声。这时母亲笑道：“到底翠儿是一个怎么可爱的孩子，你便和她这样的好！我看你两天以后，还肯不肯回去？”何妈说：“太太不知道还有可笑的事。那一天我给姑娘送糖饼去了，她们两个都坐在溪边，又洗衣服，又汲水，说说笑笑的，

十分有趣。我想姑娘在家里，哪里做过这样的粗活，偏和翠儿在一处，就喜欢做。”母亲笑道：“也好，倒学了几样能耐。以后……”她父亲正坐在那边窗前看报，听到这里，便放下报纸说：“惠姑这孩子是真有慈爱的心肠，她曾和我说过翠儿的苦况，也提到她要怎样的设法救助，所以我任凭她每天出去。我想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就会生出像翠儿她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有像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我想惠姑知道了这些苦痛，将来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惠姑！你心里是这样想么？”这时惠姑一面听着，眼里却满了晶莹的眼泪，便站了起来，走到父亲面前，将膝上的报纸拿开了，挨着椅旁站着，默默的想了一会，便说：“我回去了，不能常常出来的，翠儿岂不是更加吃苦？爹爹！我们将翠儿带回去，好不好？”她父亲笑了说：“傻孩子！你想人家的童养媳，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带着走么？”惠姑说：“可否买了她来？”何妈摇头说：“哪有人家将童养媳卖出去的？她妈也一定不肯呵。”母亲说：“横竖我们过年还来的，又不是以后就见不着了，也许她往后的光景，会好一点，你放心罢！”惠姑也不说什么，只靠在父亲臂上，过了一会，便道：“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她母亲说：“等到晴了天，我们就该走了。”惠姑笑说：“我玩的日子多了，也想回去上学了。”何妈笑说：

“不要忙，有姑娘腻烦念书的日子在后头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又过了两天，这雨才渐渐的小了，只有微尘似的雨点，不住的飞洒。惠姑便想出去看看翠儿。走到院子里，只觉得一阵一阵的轻寒，地上也滑得很，便又进去套上一件衣服，换了鞋，戴了草帽，又慢慢的走到溪边。溪水也涨了，不住的潺潺流着，往常她们坐的那几块石头，也被水没过去了，却不见翠儿！她站了一会，觉得太凉。刚要转身回去，翠儿却从那边提着水桶，走了过来，忽然看见惠姑，连忙放下水桶笑说：“姑娘好几天没有出来了。”惠姑说：“都是这雨给关住了，你这两天好么？”翠儿摇头说：“也只是如此，哪里就好了！”说着话的时候，惠姑看见她头发上，都是水珠，便道：“我们去树下躲一躲罢，省得淋着。”说着便一齐走到树底下。翠儿笑说：“前两天姑娘教给我的那几个字，我都用树枝轻轻的画在墙上，念了几天，都认得了，姑娘再教给我新的罢。”惠姑笑说：“好了，我再教给你罢。本来我自己认得的字，也不算多，你又学得快，恐怕过些日子，你便要赶上我了。”翠儿十分喜欢，说：“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赶上呢，姑娘每天多教给我几个字，或者过一两年就可以……。”这时惠姑忽然皱眉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我们过两天要回到城里去了，哪

里能够天天教你？”翠儿听着不觉呆了，似乎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便连忙问道：“是真的么？姑娘不要哄我玩！”惠姑道：“怎么不真，我母亲说了，晴了天我们就该走了。”翠儿说：“姑娘的家不是在这里么？”惠姑道：“我们在城里还有房子呢，到这儿来不过是歇夏，哪里住得长久，而且我也须回去上学的。”翠儿说：“姑娘什么时候再来呢？”惠姑说：“大概是等过年夏天再来。你好好的在家里等着，过年我们再一块儿玩罢。”这时翠儿也顾不得汲水了，站在那里怔了半天，惠姑也只静静的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姑娘去了，我更苦了，姑娘能设法带我走么？”惠姑没有想到她会说这话，一时回答不出，便勉强说：“你家里还有人呢，我们怎能带你走？”翠儿这时不禁哭了，呜呜咽咽的说：“我家里的人，不拿我当人看待，姑娘也晓得的，我活着一天，是一天的事，哪里还能等到过年，姑娘总要救我才好！”惠姑看她这样，心中十分难过，便劝她说：“你不要伤心，横竖我还要来的，要说我带你去，这事一定不成，你不如……”

翠儿的妈，看翠儿出来汲水，半天还不见回来，心想翠儿又是躲懒去了，就自己跑出来找。走到溪边，看见翠儿背着脸，和一个白衣女郎一同站着。她轻轻的走过来，她们的谈话，都听得明白，登时大怒

起来，就一直跑了过去。翠儿和惠姑都吓了一跳，惠姑还不认得她是谁，只见翠儿面如白纸，不住的向后退缩。那妇人揪住翠儿的衣领，一面打一面骂道：“死丫头！你倒会背地里褒贬人，还怪我不拿你当人看待！”翠儿痛的只管哭叫，惠姑不觉又怕又急，便走过来说：“你住了手罢，她也并没有说……”妇人冷笑说：“我们婆婆教管媳妇，用不着姑娘可怜，姑娘要把她带走，拐带人只可是有罪呵！”一面将翠儿拖了就走。可怜惠姑哪里受过这样的话，不禁双颊涨红，酸泪欲滴，两手紧紧的握着，看着翠儿走了。自己跑了回来，又觉得委屈，又替翠儿可怜，自己哭了半天，也不敢叫她父母知道，恐怕要说她和村妇拌嘴，失了体统。

第二天雨便停了，惠姑想起昨天的事，十分的替翠儿担心，也不敢去看。下午果然不见翠儿出来。自己只闷闷的在家里，看着仆人收拾物件。晚饭以后，坐了一会，便下楼去找何妈作伴睡觉，只见何妈和几个庄里的妇女，坐在门口说着话儿，猛听得有一个妇人说：“翠儿这一回真是要死了，也不知道她妈为什么说她要跑，打得不成样子。昨夜我们还听见她哭，今天却没有声息，许是……”惠姑吃了一惊，连忙上前要问时，何妈回头看见惠姑来了，便对她们摆手，她们一时都不言语。这时惠姑的母亲在楼上唤着：

“何妈！姑娘的自行车呢？”何妈站了起来答应了，一面拉着惠姑说：“我们上去罢，天不早了。”惠姑说：“你先走罢，太太叫你呢，我再等一会儿。”何妈只得自己去了。惠姑赶紧问道：“你们刚才说翠儿怎么了？”她们笑说：“没有说翠儿怎么。”惠姑急着说：“告诉我也不要紧的。”她们说：“不过昨天她妈打了她几下，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惠姑道：“你们知道她的家在哪里？”她们说：“就在山前土地庙隔壁，朝南的门，门口有几株大柳树。”这时何妈又出来，和她们略谈了几句，便带惠姑进去。

这一晚上，惠姑只觉得睡不稳，天色刚刚破晓，便悄悄的自己起来，轻轻走下楼来，开了院门，向着山前走去。草地上满了露珠，凉风吹袂，地平线边的朝霞，照耀得一片通红，太阳还没有上来，树头的雀鸟鸣个不住。走到土地庙旁边，果然有个朝南的门，往里一看，有两个女孩，在院子里玩，忽然看见惠姑，站在门口，便笑嘻嘻的走出来。惠姑问道：“你们这里有一个翠儿么？”她们说：“有，姑娘有什么事情？”惠姑道：“我想看一看她。”她们听了便要叫妈。惠姑连忙摆手说：“不用了，你们带我去看罢。”一面掏出一把铜元，给了她们，她们欢天喜地的接了，便带惠姑进去。惠姑低声问道：“你妈呢？”她们说：“我妈还睡着呢。”惠姑说：“好了，你们不必叫醒她，我来

一会就走的。”一面说着便到了一间极其破损污秽的小屋子，她们指着说：“翠儿在里面呢。”惠姑说：“你们去罢，谢谢你。”自己便推门走了进去，只觉得里面很黑暗，一阵一阵的臭味触鼻，也看不见翠儿在什么地方，便轻轻的唤一声，只听见房角里微弱的声音应着。惠姑走近前来，低下头仔细一看，只见翠儿蜷曲着卧在一个小土炕上，脸上泪痕模糊，脚边放着一堆烂棉花。惠姑心里一酸，便坐在炕边，轻轻的拍着她说：“翠儿！我来了！”翠儿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猛然看是惠姑，眉眼动了几动，只显出欲言无声欲哭无泪的样子。惠姑不禁滴下泪来，便拉着她的手，忍着泪坐着。翠儿也不言语，气息很微，似乎是睡着了。一会儿只听得她微微的说：“姑娘……这些字我……我都认……”忽然又惊醒了说：“姑娘！你听这溪水的声音……”惠姑只勉强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也笑着合上眼，慢慢的将惠姑的手，拉到胸前。惠姑只觉得她的手愈握愈牢，似乎迸出冷汗。过了一会，她微微的转侧，口里似乎是唱着歌，却是听不清楚，以后便渺无声息。惠姑坐了好久，想她是睡着了，轻轻的站了起来，向她脸上一看，她憔悴鳞伤的面庞上，满了微笑，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

（本篇最初连载于北京《晨报》1920年3月11至13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骰子^①

李老太太躺在床上，伸出她枯瘦的手，对着站在床前的媳妇说道，“聪如！你看我病的不过半个月，指甲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聪如正端着药碗，一手撩着帐子，听了老太太的话，连忙笑着说，“不过今天的天气冷一些，你老人家的老病发的又厉害一点就是了，我看今天似乎好多了。”老太太摇头道，“也不见得怎样瘥减，夜里还是不住的咳嗽，且看这一服药吃下去再说。”一面挣扎着坐起来，就聪如手里吃了药。聪如又扶着她慢慢的躺下，自己放下了药碗，便坐在床沿，轻轻的拍着。一会儿老太太似乎蒙胧睡去，聪如便悄悄的站起来，开了一线的窗户，放进空气来，又回来坐在床前。

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个小女孩子，口里叫道：“妈妈！祖母今天……”聪如连忙对她摆手，她便轻

① 骰子，赌具，用象牙或兽骨做的，立体正方形，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之数，其色皆黑，惟四为红。投掷以红星搏胜负，故又称色子。

轻的走近前来问道：“祖母今天好一点了么？”聪如一面抚着她的头，一面也悄悄的说：“也不见得怎样。”她又问说：“爹爹回来了么？”聪如说：“还没有回来呢，你先出去玩罢，回头把祖母搅醒了。”她蹑足走到床前揭开帐子，望了一望才走了出去。

刚出了屋门，恰好她父亲则荪陪着大夫，一同走了进来。看见她便问道：“雯儿！祖母醒着么？”雯儿正要答应，这时听见老太太在屋里咳嗽，聪如便唤道：“母亲醒了，请进来罢。”他们便一同进去，这位冯大夫手里拿着旱烟袋，向着聪如略一点头，便坐在床前桌边。吃过了茶，就替老太太诊脉。雯儿也站在旁边，看见冯大夫指甲很长，手上也不洁净，暗想他做大夫的人为何还不懂得卫生。一会儿冯大夫诊完了脉，略问了几句病情，拿起笔来，龙蛇飞舞的开了药方，便告辞回去。则荪送到门口回来，又进到里屋，只见帐子放着，聪如皱眉对则荪说：“母亲今天仍不见好，我看冯大夫的药，不很见效，还是换个大夫来看看罢。”则荪点一点头。雯儿道：“冯大夫手上脸上都很污秽，自己都顾不过来，哪里会给人家治病。”则荪不禁笑了，一面对聪如说：“我想明天请个西医来看看，只怕母亲不肯吃外国药。”聪如刚要说话，老太太在帐里又咳嗽起来。他们便一齐走到床前去。

过了两天，老太太的病仍然不见瘥减，似乎反沉

重了。则荪和聪如都着急的了不得，便和老太太婉商，换一个西医来看看。老太太也不言语，过一会子才说：“外国药我吃不惯，姑且试试看罢。”又说：“昨儿晚上，我梦见你父亲来了，似乎和我说他如今在一个地方，也有房子，也有事做，要接我去住。我想我的病……”说到这里，又咳嗽起来。则荪半信半疑的看着他母亲的脸色，心中不觉难过，便勉强笑道：“这都是母亲病着精神不好，所以才做这无稽的梦。”老太太摇头道：“我梦里如同是真的一样，你父亲穿的还是装殓时穿的那一身衣服。”这时众人都寂静了，雯儿站在一旁，心里默默的思想。老太太又说：“观音庙的签是最灵验的，叫王妈去抽一条来看看罢。”聪如答应了，便出去告诉了王妈。

午饭以后，王妈果然换上了一件新竹布衫子，戴上红花，带着香烛，便要上庙去。雯儿跟到门口，悄悄的說道：“王妈！你抽一个好的签回来罢。”王妈不禁笑道：“那可是没有准……只凭着神佛的意思罢了，也许因着姑娘这一点孝心，就得一个大吉大利的签。”一面说着，便自己去了。

一会儿王妈回来了，走到老太太屋里。聪如坐在药炉边看着火，雯儿也在一旁站着，回头看见王妈来了，便走过来问道：“王妈！这签怎么样？”王妈也不言语，便将签纸递给聪如。聪如接过来念道：“渊深

鱼不得，鸟飞网难获；时势已如此，一笑又一哭。”念完了自己只管沉吟着。雯儿连忙问道：“这签好不好？”这时老太太揭开帐子问道：“王妈回来了么？”聪如连忙应着走过来。老太太说：“签上说些什么，你念给我听听。”聪如只得念了，老太太来回的咀嚼“时势已如此，一笑又一哭”这两句话，脸上似乎带些暗淡，却也不说什么。

明天雯儿放午学回家，看见她父亲同着一位穿洋服的朋友，站在廊子上说着话。雯儿上前鞠了躬，正要进到屋里去，只听得这位先生说：“伯母的病是不妨事的，这药眼下去一定见效，不过我看伯母的精神很郁结，莫非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这时雯儿便站住了。则荪便把老太太做的梦和抽签的事，说了一遍，医生微微的笑了，以后又皱眉说：“最好能把这症结去了，精神一畅爽，这病不难就好的——病人的心理和病状，是大有关系的啊！”他们又谈了几句，医生便走了。

到了晚上，老太太果然觉得轻快了许多。则荪和聪如都在屋里陪着。雯儿也坐在床上捶腿，老太太心里仍旧模模糊糊的，自己不很相信，想到“时势已如此，一笑又一哭”这两句诗，似乎今天的瘥减，不是好兆头。这时雯儿笑着说：“祖母今天好得多了，过两天便能起来看桃花了。”老太太听着又觉得喜欢，

便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好了？昨天签上的话很不祥呢！”雯儿道：“签上的话哪有准的，那泥胎木偶……”说到这里，看见父亲母亲都望着她，她不好意思，便咽住了。老太太却没有听真，便道：“向来我的牙牌数是最灵的，可惜我现在不能多坐，不能算了。则荪，你把骰盆拿过来，我掷一掷，占占运命罢。”

这时则荪和聪如都没了主意，老太太病的增减，就在这孤注一掷了。骰子是不听吩咐的，决不能凑巧就得“六子皆赤”，万一——则荪游移不决的只管站着，要把别的话岔过去，无奈老太太一叠连声叫拿过骰盆来，则荪只得去拿了过来，放在床前桌上。聪如也只得将老太太扶起来坐着，雯儿在旁边也呆了，便悄悄的问道：“妈妈——掷出什么样的来，才是好的？”聪如看着老太太，随口应道：“六个骰子都是红的就是好的。”这时老太太已经捧起骰盆来，默默的祷祝，雯儿忽然站在椅子上，将聪如头上的金钗拔了下来；又跳下椅子去，走到灯影以外的屋角里。

老太太祷祝完了，抓起骰子来，便要掷下去。则荪和聪如屏息旁观，都捏着一把汗。这时雯儿忽然皱着眉从屋角跑了过来，右手握着拳头，左手便从老太太手里接过骰子来，满面含笑的说：“祖母！等我来掷罢，也许因着我这一点孝心，就得一个大吉大利。”老太太笑着便递给雯儿。则荪和聪如都看着她，心里

十分的诧异，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正要拦阻，只见她左手捻着骰子，一粒一粒的往右拳里塞，眼睛望上看着，却不是祷祝，六粒都塞完了，右拳略略的松动了一点，便笑着揷起袖子，看定骰盆，锵的一声掷了下去。

六个骰子不住的旋转，一会儿便都定住了。则荪忽然欢呼着说：“母亲！六个都是红的！”聪如低头细看时，忽然显出极其惊愕的神色。便抬头看着雯儿说：“雯儿！你……”连忙又咽住了，也便称贺起来。则荪也觉得了，看雯儿时，只见她背着手，笑吟吟的看着她祖母。老太太心花怒放，便端起骰盆老眼迷糊的看着，口里说道：“到底是雯儿的孝心，老天也怜念的。”雯儿连忙用左手接过骰盆来，放在一边，笑说：“这是祖母的洪福，我不过乱掷就是了。”

老太太的病一天一天的好了，一家的人都放下心来。这一天老太太穿衣起来，梳洗完了，出来看院子里的桃花。儿子媳妇都在旁边说笑，一会儿老太太觉得乏了，便进去歇息，则荪和聪如仍旧坐在廊子上。

聪如笑道：“母亲的病，好的也真快，真是亏着那位大夫，起先我劝母亲吃西药的时候，我心中十分担惊，觉得也没什么把握，如今可是真好了。”则荪点头道：“可是也亏了雯儿呢！”聪如连忙说：“我也

看出来，真是难为她想……”

这时雯儿正夹着书包，从门外跳将进来，笑着唤道：“爹爹！妈妈！又说雯儿什么了？”聪如只笑着拉着她的手，雯儿一面笑，一面挣脱了说：“妈妈不要握紧了，我的手掌还有一点疼呢！”

（本篇最初连载于北京《晨报》1920年4月6至7日。）

“无限之生”的界线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

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惊悚；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一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

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漆黑的天空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不住的颤动着。树叶楂楂槭槭的响着。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扑到阑边来。

我抬头看着天空，数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为死者难过？何必因为有“死”就难过？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像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这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身子也似乎起

在空中。勉强定了神，往四围一看：——我依旧坐在阑边，楼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极，低着头只有叹息。

一阵衣裳绰绰的声音，仿佛是从树杪下来，——接着有微渺的声音，连连唤道：“冰心，冰心！”我此时昏昏沉沉的，问道：“是谁？是宛因么？”她说：“是的。”我竭力的抬起头来，借着微微的星光，仔细一看，那白衣飘举，荡荡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么！只是她全身上下，显出一种庄严透彻的神情来，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

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宛因，你为何又来了？你到底是在哪里去了？”她微笑着说：“我不过是越过‘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我说：“你不是……”她摇头说：“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话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症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

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她微笑说：“你明白了，我再问你，什么叫做‘无限之生’？”我说：“‘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她说：“这光明神圣的地方，是发现在你生前呢？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我说：“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这天国和极乐世界，就说是现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仿佛应道：“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不过现在……”她止住了我的话，又说：“这样说来，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点了一点头。

她停了一会，便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含着快

乐信仰的珠泪，抬头望着她。

她慢慢的举起手来，轻裾飘扬，那微妙的目光，悠扬着看我，琅琅的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

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似乎要乘风飞举。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我往哪里去呢？那条路在哪里呢？”她指着天边说，“你迎着 he 走去罢。你看——光明来了！”

轻软的衣裳，从我脸上拂过。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也微微的随她说道：“光明来了！”

（本篇作于 1920 年 4 月 10 日，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 年 4 月 30 日，后收入北新书局出版的黄皮丛书之一《闲情》，北新书局 1932 年 12 月初版。）

还 乡

以超手里拿着一张猩红色的信笺，皱着眉对他母亲说：“母亲！你说我还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呢？”他母亲笑说：“随你的便罢了，我想那地方，你没有去过，去玩几天也好；而且那是祖宗坟墓的所在，也是不可不瞻仰的。”以超不禁又笑了说：“单是去瞻仰游玩，我是极喜欢去的。但是什么认本家，拜祠堂，这些礼节，我从来没有做过，恐怕一定要手足无措的。而且像我这样刚脱了学生制服的局长，哪里配去替族人增辉吐气，我看不如婉辞了罢。”

他妹妹以棠正在一边写着信，听到这里，便搁下笔，回头笑道：“哥哥，我看你还是去好，在城里一个局长算得了什么，到了乡间，可就容不下了。这样受尊重得便宜的事，他们要是请我去，我是一定去的。”以超笑说：“你不过是说得好听，真请你去，你也不愿意去的。我本来就不喜欢应酬，何况这事的内幕，还不止应酬……”这时以棠站了起来笑说：“要是说句正经话，哥哥你是更应当去的，以我看来，也

可以算是一种慈善事业，他们是很受邻村的欺凌的，一向都是忍气吞声，好不容易出了哥哥这么一位局长，他们自然要请你去镇压镇压，在你不过是累了几天，他们便觉得‘如时雨降’了。并且他们亲自老远的来请了好几回，你要是不去呢，他们便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感叹了。”他的母亲说：“以棠的话很有道理，又不是叫你去演习礼仪，纵然错了一点，他们也决不笑话，无非到那里陈列一两天，你就去一次也何妨呢？”以超扶着头坐在椅上，皱眉笑道：“这样！我更不敢去了。我虽然是个局长，一点实力都没有，哪里能威镇诸魔……”他母亲不禁笑了起来说：“这不过是欺哄乡下人罢了，什么威镇诸魔，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你也飘洋过海的走遍外国，怎样越来越胆小，越大越腼腆，去不去由你自己斟酌罢，我也不勉强你了。”以棠笑说：“母亲不要理他，哥哥是装腔作势呢。我们越求他去，他就越有理由了。”说得母亲和以超都笑了。

以棠便坐下，仍去写她的信。以超站在窗前，凝了一会子的神，便笑说：“这样我就去罢，省得以棠又说我装腔作势。”以棠回过头来，看看母亲笑了一笑便说：“哥哥，你递给我他们的来信罢，趁着我笔墨现成，替你写一封允可的复书。”

第二个难题来了，他的族人又来封信，请他在

去的时候，多带几名卫队，壮一壮声势。以超又没了主意，拿着那封信，给他的秘书看了，请教他应当如何办法。秘书看完了信，便说：“局长已经应许他们去了吗？”以超抚弄着头发，很不自然的笑应道：“是的，这也是出于不得已，但是我又哪里来的卫队呢？这真是……”秘书看他这着急局促的样子，知道他年轻没有经过这一类的事情，便笑说：“这倒没有什么难处，请厅长派几名兵丁跟去，事后给他们些赏钱就完了。”以超便喜欢起来说：“这倒也罢了，但是我一切的礼节，都不知道，最好再请你老先生同我去，随时指教指教。”那秘书倒并不为难，立刻就应许了。

四人的轿子，十名的兵丁，几声的锣，几响的炮，以超便到了乡间了。后面还有几乘的轿子，内中有一乘，不消说是那位秘书坐的了。其余是几位同以超一同回国年轻淘气的朋友，一定要求以超收他们作随员，一同跟着来看热闹的。以超坐在轿子里，看见他的族人，数十里外便远远的迎接出来。盘着辫子，赤着脚，敲着锣，放着炮；经过别的村庄的时候，无数的红男绿女，簇拥着都出来看这“外国翰林”、“民国局长”，纷纷的议论赞叹。他的族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兵丁们也扬威耀武的吆喝着。以超心中很觉得不自在。他的朋友们又在后面，操着英语，大声呼笑；弄得以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大有“笑而左右顾”

的神气。还是那位秘书老成持重一些，连忙回头摆一摆手，他们才渐渐的寂静了。

从早晨走到黄昏，才到了山脚下，上得半山，进了村子，天色已经大黑了。他们一齐进了祠堂，以超下了轿子，便有几位须发斑白的老者，迎了出来，倒也穿着长衫马褂，很斯文的，以超想这一定是族老了，连忙走近一步，要想行礼，他们已经给他作揖。以超想晚辈是应当下跪的，又觉得不好意思，只得也还了揖；又替秘书和几位朋友们都引见了，便一齐进入东厢房里。那中间屋子里，排设得很整齐，也挂着对子，桌上也排着一架站住不走的自鸣钟；两边便是为他们设备的卧房，在那沉黑的灯影之下，也看不清楚。他们洗过脸，吃过茶之后，以超便请族老们带他到正堂里去。族老们笑说：“还是明天早晨行礼好一些，现在先歇一歇罢。”以超不禁红了脸，方要说话，秘书站起来笑说：“局长的意思，是要先看一看。”族老们连忙站起来，举着灯在前引路。出到院子里，只见二门口都站满了人，走进正堂的时候，不防那门坎太高，有位朋友竟绊了一交。以超要笑又不敢笑。进到堂里，一阵的香烟气味触鼻，墙壁和香炉烛台，都熏得很黑。许多的祖宗牌位，都重重叠叠的排列着。看了一遍，又都出到厢房里，晚饭已经备了，大鱼大肉的排满一桌子，也温了两壶的酒。以超和朋友们在

道上累了一天，看着这些油腻的菜，都吃不下去。只用了一点，便放下箸，倒是族老们吃了许多。饭后又端进几盏油灯来，族老们请他们早些安歇；又让着那些跟来的夫役吃过了饭，安置在后院里，才陆续的都走了。

以超进到屋子里，看了一眼，灯影以外沉黑不堪，而且只有一面的窗户，更是十分的郁热，似乎气味很重，便和朋友们，将二门关了，又将床板，都搬到院子里；一面随便的说说笑笑，都入了睡乡。

天色刚刚破晓，一阵鸡鸣狗吠的声音，将他们都搅醒了，便起来坐着，说着那位朋友昨晚跌倒的事情。正在哄笑，忽然听见外面敲门，吓得他们都忍着笑，连忙又将床板都搬了进去，穿好了长服，方去开门。原来是看门的进来打扫祠堂，看见他们都起来了，似乎很觉得奇异，他们盥漱了以后，秘书先生也从屋里出来，一同用过了早饭。族老们也都来了，一会儿厅堂上，红烛辉煌，香烟缭绕，便请以超去行礼。以超一看堂下站着无数的人，他的朋友们又都先进去，笑着站在两旁，便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只得和秘书一同走了上去，好容易由那秘书如同礼生一般，低声的逐一指引着。以超跪起的姿势，很不好看，他的朋友们倒不觉得，只听得堂下笑声连续；以超越发的不好意思起来。行过了礼，族老递过两个红纸包包

儿。秘书替他接了，下得堂来，又由族老带着，各处都看了，也参谒了以超曾祖的坟墓。原来那村子只有他们同族三十四家，一个十字形的街道，都住满了。村外便是他们的田地，这时族老便说到他们村里人少势微，田地被别族的人占去不少，庄稼也有被人抢割的时候，也曾打过几回官司，只是从来没有赢过，请以超在知县老爷那里，给他们提一提。以超只谦逊着，秘书却都替他应许了。族老又说：“局长来了以后，他们一定要敛迹的。”以超也只笑着答应了一两句，便又回到祠堂里。

这时秘书才将那两个红纸包儿，交与以超说：“这是一百个小洋，和一件青缎马褂料，是他们送给局长做见面礼物的。”以超看了不懂，秘书笑道：“这不过是他们的小意思，表明局长不能白来，就是了。听说这件马褂料子，还是特意从城里带来的呢！”以超这时才明白过来，玩那“不能白来”一句话，心中忽然觉得此来不妥，似乎将自己的人格贬损了，登时生气着急起来，立刻要托秘书将礼物送回去。秘书笑说：“不但是万没有璧还的规矩，而且他们庄稼人，一百角小洋也来的不容易，倘若送了回去，倒显着局长瞧不起他们，还是收了妥当些。”以超又只得收了起来。过午的时候，族长又来请以超去听戏。以超心里烦躁，本要辞了，一想这正是要陈列我的时候，是一

定不能不去的。他朋友们更是不住的催着他走，族老又请以超坐着轿子，带着兵丁。以超也只得听他们的调动，走了几步，到了村前，下了轿，进到棚里，那戏还没有开台，台下已是人山人海，族老们请以超点过了戏，便演了起来。过了两三点钟，以超觉得天气炎热，金鼓震天，闹得头痛欲裂，要去歇息，又不便走开。他朋友们一个一个的都悄悄的回到祠堂里去，只有以超呆呆的坐到黄昏。

将要散戏的时候，掌班的便来请赏，以超拿出五十角小洋来给了他。登时台下又纷纷的议论起来，也有说他大方的，也有说他耍阔的。以超一声儿不言语，便上轿回到祠堂。月影之下，他的朋友们都在门外说笑乘凉。以超下得轿来，进去盥洗了，换了衣服，又出来散步了一会儿，方觉得略略清爽。他的朋友们看他似乎不很喜欢，也都不和他玩笑，听他自己走一边，和几个荷锄戴笠的族人们，亲亲热热的谈着话。

以超问他们说：“你们为何不割了辫子呢？梳头打辫子，岂不耽误你们种地的工夫么？”他们迟疑了一会说：“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以超知道他们是饰词，不觉微微的笑了一笑。又问：“我看我们村里的孩童倒不少，有地方念书没有呢？”他们笑说：“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后又谈到祠堂前这一片空地，为何不栽些树

木？他们说：“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谈论之下，以超才晓得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以超的祖父，就是因为饥荒，逃到城里去的。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

他们也问了些城里的事情，又知道以超去过国外，也打听了些外国的光景。以超略略的对他们说了，他们都十分的爱听。又说：“多会儿我们有机会也到那些地方去开一开眼。”以超笑说：“你们为何不搬到城里，找点事做，岂不强如在这里受苦。”他们说：“城里的花费太大，我们住不起……”说到这里，看门的来请以超吃饭。以超才转身回去，还听见他们称赞他和蔼近人，没有官人高傲的习气。进到祠堂里，他朋友们都已经坐好了，看见他进来，便笑着说：“以超！你倒做了农村游行演讲员了。”以超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

正用着饭，族长带着两个人进来，和以超相见了，说他们是山后村里的人——也是和以超同姓不同宗的——特意来请以超顺便去玩两天。以超暗想不好，雪地里滚雪球，愈闹愈大了，不如早些走罢。这时也不用秘书代劳了，自己连忙笑着极力的推辞，说他还有要紧的公事，明早是一定要回去的；下次再

来的时候，还要特意去拜望拜望。秘书知道以超有些不高兴，便也不说什么；他的朋友们也玩够了，都极力的替他辞谢。他们立刻显出失望的神色，连族长也觉得以超走的太急。只是以超的意思，十分坚决，也无可奈何，只得坚订后约。

送出他们之后，族长和以超站在祠堂门口，族长问以超，“为何这样匆忙，明天后天还有戏呢！”以超只不住的道歉，说：“明天是一定要走的。”也拿出五十角小洋来，请族长分给那些帮忙的人。族长接了也无话可说，又谈了一会儿，他便走了，临行还不住的嘱咐以超得工夫再来玩玩，以超一一的答应了。

族长的影儿，去的远了。以超才慢慢的自己走到他曾祖墓前，坐在树下。这时那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和大家一同归去。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老太太噙着眼泪，拿着一封信正看着。忽然听见外面脚步的声音，连忙将这封信，压在一本书底下，站了起来。

老头儿从外面进来了，摘了帽儿，坐在椅子上，喘息着拿手巾去拭额汗，一语不发。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陪笑问道：“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老头儿冷笑道：“毅甫只说现在外头找事很难，叫我暂候一候。但是看他的意思，似乎嫌我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他还问我荃儿的事情很好，为何还不能顾家？我也无言可答。他便借给我二十块钱。我本想不要，一想这也是老朋友的情分，而且我也实在没有钱，只得收了。咳，人穷志短！也是我没有生下好儿子，以致像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奔衣走食，实在叫人可气可叹！”

老太太灰白着脸，嘴唇颤动，似乎要说话，却说不出。

老头儿又说：“人家养儿子为的是养老送终，我们只是为儿孙作牛马，从小儿多灾多病的，好容易捧到这么大。为着他念书，把田地也典了，房子也卖出去了。他又说要去留学。我想这蛮貊之邦，子弟一定要学坏的，但是至终也依了他。如今我们的精神心血也耗尽了，家产也花完了，马牛也当够了，只指望苦尽甜来，有个欢娱的晚景，也不枉……”这时老头儿喘得说不下话去。

老太太仍旧呆立着动也不动。

老头儿接着又说：“谁知道他……如今外国也去过了，文明的媳妇也娶了，毛羽丰满远走高飞了！像我这样的年纪，大限已经快来到了，生前的福我自然享不着了，但是——还恐怕这把老骨头，终久要葬在野兽的腹里呢！”

这时老太太忍不住了，忽然伏在椅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老头儿看见他老伴哭了，心中也觉得不忍，叹了一口气，便不往下说。

他们一时寂静下来。两个悲凉灰白的脸，衬在这奄奄的暮色里，造成了一派阴森的气象。

老头儿忽然说：“前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至今还没有回信。我如今亲自去拜望他，同他理论理论。”一面自己站了起来。

老太太伸手要揭开那本书，拿出信来——但她看着老头儿的脸，又没有那一分勇气，慢慢的又缩回去。

老头儿已然戴上帽子，走出去了。

老太太连忙唤道：“不用，不用去了！这里……”那时一声门响，那白发盈头的老者，已经蹒跚凉凉的去掉了。

老太太扶着椅背，站了半天。重新拿出那封信来，上面大草纵横，又有许多的圈点，可怜她生花的老眼，如何看得清楚。只零零落落的念道：

……中国贫弱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人民的家族观念太深……这万恶的大家庭制度，造成了彼此依赖的习惯……像我们这一班青年人，在这过渡的时代，更应当竭力的打破习惯，推翻偶像……我们为着国家社会的前途，就也不得不牺牲了你二位老人家了……新妇和我都是极其赞成小家庭的制度，而且是要实行的……你老人家昨天的信，说得实在可笑！只为你们的脑筋，没有吸收过新思想，因此错解了“权利”、“义务”的名词……简单说一句，我们为要奉行“我们的主义”，现在和你们二位宣告脱离家庭关系。

老太太看完了，大概也还明白，一时心头凉透，两手颤动着将这封信撕了，眼睛发直望着窗外。这时天色渐渐发黑，一片咿哑的声音，绕着庭树，正是那小鸦衔着食物，回来哺它的老鸦呢。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6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2 期，署名：谢婉莹。）

一个兵丁

小玲天天上学，必要经过一个军营。他挟着书包儿，连跑带跳不住的走着，走过那营前广场的时候，便把脚步放迟了，看那些兵丁们早操。他们一排儿的站在朝阳之下，那雪亮的枪尖，深黄的军服，映着阳光，十分的鲜明齐整。小玲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喜欢羡慕的了不得，心想：“以后我大了，一定去当兵，我也穿着军服，还要掬着枪，那时我要细细的看枪里的机关，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思想，天天在他脑中旋转。

这一天他按着往常的规矩，正在场前凝望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附着他的肩头，回头一看，只见是看门的那个兵丁，站在他背后，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缩，又不敢走开，兵丁笑问，“小学生，你叫什么？”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问道，“你几岁了？”小玲说，“八岁了。”兵丁忽然呆呆的两手拄着枪，口里自己说道，“我离家的时候，我们的胜儿不也是八岁么？”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时候，慢慢的挪开，数步以外，便飞跑了。回头看时，那兵丁依旧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学，又经过营前，那兵丁正在营前坐着，看见他来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过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边。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颜，深沉的目光，却现出极其温蔼的样子，渐渐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枪。兵丁笑着递给他。小玲十分的喜欢，低着头只顾玩弄，一会儿抬起头来。那兵丁依旧凝想着，同早晨一样。

以后他们便成了极好的朋友，兵丁又送给小玲一个名字，叫做“胜儿”，小玲也答应了。他早晚经过的时候必去玩枪，那兵丁也必是在营前等着。他们会见了却不多谈话，小玲自己玩着枪，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

小玲终究是个小孩子，过了些时，那笨重的枪也玩得腻了，经过营前的时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时因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觉得厌烦，连看操也不敢看了，远望见那兵丁出来，便急忙走开。

可怜的兵丁！他从此不能有这个娇憨可爱的孩子，和他作伴了。但他有什么权力，叫他再来呢？因为这个假定的胜儿，究竟不是他的儿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旧在那里等着，他藏在树后，

恐怕惊走了小玲。他远远地看着小玲连跑带跳的来了，又嘻笑着走过了，方才慢慢的转出来，两手拄着枪，望着他的背影，临风洒了几点酸泪——

他几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觉的有好几个月了。

这一天早晨，小玲依旧上学，刚开了街门，忽然门外有一件东西，向着他倒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杆小木枪，枪柄上油着红漆，很是好看，上面贴着一张白纸，写着道，“胜儿收玩爱你的老朋友——”

小玲拿定枪柄，来回的念了几遍，好容易明白了。忽然举着枪，追风似的，向着广场跑去。

这队兵已经开拔了，军营也空了——那时两手拄着枪，站在营前，含泪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蔼的兵丁，却是娇憨可爱的小玲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6月10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一个奇异的梦

前些日子，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热病。病中见了一个异象，是真是幻，至今还不能明白。

那一天是下午，我卧在床上。窗帘垂着，廊下的苇帘也放着，窗外的浓荫，绿水般渗透到屋里来。微微的凉风，和着鸟声蝉声，都送到我耳中。我那时的神志，稍微的清醒一些，觉得屋里洁净无尘，清静的很。母亲坐在床沿，一面微笑着和我轻轻的谈话；一面替我理着枕边的乱发，但是脸上却堆着忧愁。

病人的看护者，对于病人病症的增减，是应镇定安详，不动声色的。但是专以看护为职务的，和病人不是亲属，没有什么感情，自然容易守这个原则。至于母子之间，因为有天性里发出来的感情，虽然勉强压抑，总难免流露出来。所以我今天的病状，从我母亲脸上看来，就知道一定是很危险的了，心里不觉有一点骇怕。

我疲倦已极，也不愿意说话，只注目看着我母亲。母亲穿一件白纱衫子；拿着一把扇子，轻轻的扇

着；头上戴着簪子，似乎要落下来。我想要告诉母亲，请她把簪子戴好，或是拔下来，心里虽这样想，口中却懒得说。一会儿眼睛很倦，慢慢的闭上，隐隐约约的还看见母亲坐在那里，以后蒙眬睡去，便看不见了。

我虽然仿佛睡着，心里却还清楚。我想我的病许是没有什么盼望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无论对于哪一方面，生存与否，都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而且像这样的社会，活着也没有什么快乐，脱去倒也干净，只是我的父母一定要伤心的。想到这里，心头一颤，忽然觉得帘子微微的动了一动，走进一个人来。

他愈走愈近，只是眉目须发，都看不清楚，好像一团白雾，屯在屋子当中。那时我倒一点也不觉得骇怕，很从容的自己想道，“我要死了，难道还怕什么鬼怪，我们一块儿走罢。”

话虽这样说，再也不能合上眼，只凝视着他。他也依旧站着不动。过了半天，忽然我的心弦颤动起来，发出清澈的声音，划破沉寂的空气，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债主。”

这时我静静的躺着，身子都不动，我的心却朗朗的和他说话。

我说，“我并没有该谁的债，也更没有该你这素不相识的人的债，我要走了，你不必再来搅我。”他

说，“为的是你要走，才来会一会你，你该了我的债，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走呵。”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严重，如同命令一般。

我急着说，“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的债，可否请我的父母替我还了，我年纪还小，经济不能独立呵。”

他笑说，“我名叫社会。从你一出世，就零零碎碎的该了我不少的债，你父母却万万不能替你还，因为他们也自有他们应还我的债，而且你所应还的也不尽是金钱呵。”

我说，“我应还的是什么？你说明白了，我便要还你。”

他说，“你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必需和要求，随时随地，没有不由我供给的，你想你所应还的债不多，难道可以随便走么？”

我便冷笑说，“我从你那里所得的，只有苦痛，忧患罪恶，我天赋的理性，都被你磨灭得小如泥沙，难道还要感你的情么？假如你能将一切你所给我的原物要回，我倒喜欢呢。我不多时要走了，你挽留我也无益呵。”

他似乎沉下脸来说，“你现在先静一静你的脑筋，不要本着兴奋的感情，随口乱说。你自己再想一想，难道你从我这里所得的，尽是忧患苦痛罪恶么？”

我这时忽然有点气馁，觉得他须眉奕奕，凜若天神，一时也不敢答应。

他又说，“你稍微的加一点思索，便可知道我所付与你的，都是答应你的要求，虽不能说都能使你满意，却可以促你的进步。假使我从来不给你快乐，你如何知道苦痛；从来不给你善美，你如何知道罪恶。这便是我造就、勉励你的苦心了。谁知你全不想到这个，把从我这里所取去的，全不认帐。岂不是个忘恩负义的青年，半点的价值都没有么？”

我一面听着，毛骨悚然，置身无地，不禁流泪说，“我已经明白了我的过错，也知道了你的恩典，求你再告诉我怎样的还你的债。”

他的颜色渐渐的和悦了，说，“你知道了便好，现在积极做去，还不晚呢。如今有许多的青年，都是不但白受了恩典，还要说我不应当拿这恩典去使他感苦痛；不说他自己的卑怯，反要怪我恶虐，任意将他该我的重债，一笔勾销，决然自去。就像你方才想脱离了我，你个人倒自由干净，却不知你既该了我的债，便是我的奴仆，应当替我服务。我若不来告诫你，恐怕你至终不知道你的过错，因此我便应念而至……”

我挣扎着要想坐起来，却没有气力，只伏枕哭道，“谢谢你，从今以后，我立誓不做一个忘恩负义

的青年。”

忽然铮的一声，心弦不响了，白雾也消灭了，心里渐渐的苏醒过来。

母亲摇我说，“醒来！醒来！不要哭，我在这里呢。”我睁开眼，拉着母亲的手，自己觉得心跳得很微，脸上泪和汗流在一处，定了一定神，便扶着坐起来。母亲看着我，满脸堆笑说，“你似乎好了许多，也有精神了，你刚才做了恶梦么？”

我慢慢的对母亲说我的梦境。

一天——两天之后，我便大好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8月1日。）

一个军官的笔记

战云密布了，动员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沉沉的，什么都不明白，便要开往前敌去了，便要去和那无情的炮火相见了。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只可怜是——为谁牺牲，为谁奋勇，都说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条狗一般，半点价值都没有，真是从何说起！

父亲站在门口，微风吹着他的白发，萧萧披拂；妹妹扶着他，他们一同站着，一声儿不响。——呀！这不像将士从军，家人送别的光景；为什么一句激励的话也没有，一句凄恋的话也没有？我明白了！“师出无名”，便有激励的话，也如何出口！可怜呵！是他们劝慰我好呢？还是我劝慰他们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几句话，来安慰他们的，为何现在又说不出！不说了，去罢。

一翻身出了门，上了车；脑中还嵌着刚才的光

景，嵌着一片凄苦的光景，也许这就是末次的分别，末次的相见，只恨我当初为何要入军校。原来战争的功用就是如此！战争的目的就是为此！

道上遇见几个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话，脸上都显出极其激烈的样子，忽地抬头看见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说了几句话，望着我冷笑。我们交互着过去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何不理我，为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现在的地位，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哪里去了，竟然做这卑贱的事，如何对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对得起我自己——

一抬头到了车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们一排儿站着，举着枪，现在要出发了！我应当对他们说几句话，勉强提起精神来，微笑着对着他们，刚想起头一句，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脸红了，底下如何接着说？难道……我的话缩回了，他们都凝望着我，眶子里满了眼泪；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怜悯，然而我们仍须去死战。

暂时静默了一会子，还是我含着泪，挥一挥手

说：“去罢，我们一齐上车去罢。”

经过了几站，看见了无数黄衣的兵士和队官，忙忙碌碌的上车下车，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机轧轧的响着，愈显得我们惨默无声，两旁的平原，风驰电掣的过去，我的思想，也随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转。我心中还是不信，现在便是要出战的。当年的想象，以为军人为国效死，临敌的时候，不定是怎样的激昂奋发，高唱入云；死在疆场，是怎样的有荣誉；奏凯回来，是怎样的得赞美，自从赴欧观战以后，看见他们的苦境，已经稍稍觉得战争是不人道，不想现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无价值，眼看得我们便要为数少的主战者，努力去做这不人道，无价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战壕挖好了，隐隐的看见对面的军队，旗帜飘扬，他们的队官，听说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儿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个月以前，刚和我分手的。前几天他还写信给我，问我何时可到 he 那里去，不想我们现在却在战场相见，可怜呵！我何忍攻击他，他也何忍攻击我，要是为着公理正义，自然没有什么顾恋；要是我们自己起意的，也没有什么顾恋；现在却如何呢？——

我们都按兵不动，盼着万一还有调停的希望。心里稍微的镇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们；军需官又只管迟延着不来；军粮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们枵腹从军呢？

我为何卧在这里？我的头为何抬不起来？我为何觉得周身麻木？这雪白的墙壁，绿荫遮满的窗户，不是战场上呵！——我想起来了，我是已经交战受伤了，这里是医院呵！大雨的晚上，“总攻击令”下了以后，忠平的军队悄悄的越过战线来；一阵的枪声，将我们一齐惊醒，那时我神经错乱，只觉得拿着一柄指挥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声，枪声，呼声，忽然一声震响，我跳起很高来，立刻左边身子麻木了过去，倒在雨地里，脑子里好像有海水流过一般。一会儿火光一闪，听得有人说：“他们的队官在这里呢！”接着有人低头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后我觉得飘了起来，万事都不觉得了。

我的确是受伤了，忠平在不在这里呢？我到底是在那边呢？

看护生进来，看见我醒了，连忙走过来。我要问他，他却微笑着摇头，不叫我言语，一壁低头去察看

我的伤处，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来我已成了废人了，我的左手左脚都没有了……恨得我要坐起来！我用力撕开裹伤的药布！我痛击自己的头！我大声呼喊！以后便哭了！看护生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才过来要劝解；我指着门叫他出去，我不听他的话，谁的话我都不听。完了！完了！我成了废人了，不如死了……

一觉醒来，刚一睁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来；什么心都灰了，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不论是谁，请给我一瓶毒药，让我死了罢！”我不住的哀唤着。这时门开了，忠平走了进来，灰白着脸，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颈下，三步两步，走至床前，抚着我，好半天挣出一句话来，说：“弟弟！我……”我们都幽咽无声。我静静的卧着，耳中只听得树叶摇动，和忠平哽咽的声音，他的眼泪，都滴在我的脸上。这时我想起小的时候，和忠平一处游玩，我们各人都拿着一杆小木枪，装上沙土，伏在树后，互相射击，忽然他一枪射在我脸上，飞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枪就哭了，他赶紧跑过来，替我揉眼睛，一面劝我说：“弟弟不要哭，我们以后永远不打着玩了。”这些事都像幻灯般一片一片的从我眼前过去，——

这时我心中只觉得澄静凄惨，忠平呵！但愿你永久坐在这里！我们以后永远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于废人了，我要往一个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怜悯”和“爱”，一天的愁烦，都撇下我去了。

可怜的主战者呵！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忠平呵！我不记念你，我只爱你！父亲呵，妹妹呵，再见罢！

世界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以下只有……

“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8月9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一只小鸟

——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

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啁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儿，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轻—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

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

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

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

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接住了它，衔上

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来。

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

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它，听它的歌声，却不能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8月28日。）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①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

^① 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1861年5月7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学法律，继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9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3 期，署名：阙名，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画——诗

去年冬季大考的时候，我因为抱病，把《圣经》课遗漏了；第二天我好了，《圣经》课教授安女士，便叫我去补考。

那一天是阴天，虽然不下雪，空气却极其沉闷。我无精打采的，夹着一本《圣经》，绕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楼上，上了台阶，她已经站在门边，一面含笑着问我“病好了没有”，一面带我到她的书房里去。她坐在摇椅上，我扶着椅背站在炉旁。她接过《圣经》，打开了；略略的问我几节诗篇上的诗句，以后就拿笔自己在本子上写字。我抬起头来，——无意中忽然看见了炉台上倚着的一幅画！

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摩抚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到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画上的天色，也和那天一样，阴沉——黯淡。

看！牧人的衣袖上，挂着荆棘，他是攀崖逾岭的

去寻找他的小羊，可怜的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并不责备它，却仍旧爱护它。它又悲痛，又惭愧，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

我素来虽然极爱图画，也有一两幅的风景画，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然而我对于它们的态度，却好像是它们来娱悦我，来求我的品鉴赏玩；因此从我这里发出来的，也只有赞叹的话语，和愉快的感情。

这幅画却不同了！它是暗示我，教训我，安慰我。它不容我说出一句话，只让我静穆沉肃的立在炉台旁边。——

我注目不动，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涌。一会儿忽然要下泪，这泪，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慰安呢？它不容我说，我也说不出来——

这时安女士唤我一声；我回过头去，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圣经》——诗篇——清清楚楚的几行字：

“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她翻过一页去。我的眼光也移过去，——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几行字：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无言无语……声音却流通地极！”

那一天的光阴早过去了，那一天的别的印象，也都模糊了。但是这诗情和画意，却是从那时到现在永远没有离开我——

一九二〇年九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署名：谢婉莹，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一个忧郁的青年

我从课室的窗户里，看见同学彬君，坐在对面的树下，低着头看书；在这广寂的院子里，只有他一个，窗外的景物，都是平常看惯，没有什么可注意的；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觉的移到他身上去。

他的性情很活泼，平日都是有说有笑，轻易不显出愁容的。近一年来，忽然偏于忧郁静寂一方面。同学们都很怪讶，因为我和他相处最久，便常常来问起我，但是确实我也不知道。

这时我下了廊子，迎着 he 走去，他慢慢的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便微笑说：“你没有功课么？”我说：“是的，我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所以来找你谈谈。”他便让出地方来，叫我坐下，自己将书放在一边，抬头望着满天的白云，过了一会才慢慢的说：“今天的天气很沉闷啊！”我答应着，一面看他那种孤索的态度，不禁笑了。他问道：“你笑什么？”我说：“我想起一件事来，所以笑的。”他不在意的问道：“什么事？”我笑说：“同学们说你近来有些特别，仿

佛是个‘方外人’，我看也……”他便沉着的问道：“何以见得呢？”我这时有些后悔，但是已经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了，就道：“不过显得孤寂沉静一些就是了，并没有什么——”他凝望天空不语，如同石像一般。

过了半天，他忽然问我说：“有忧郁性的人，和悲观者，有分别没有？”我被他一问，一时也回答不出，便反问道：“你看呢？”他说：“我也不很分得清，不过我想悲观者多是阅世已深之后，对于世界上一切的事，都看作灰心绝望，思想行为多趋消极。忧郁性是入世之初，观察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他的思想，多偏于忧郁。然而在事业上，却是积极进行。”我听了沉吟一会，便说：“也……也许是这样讲法。”他凝望着我说：“这样，同学们说我是悲观者，这话就不对。”我不禁笑说：“却原来他们批评你的话，你也听得一二。”他冷笑说：“怎么会不听得，他们还亲口问过我呢，其实一个人的态度变了，自然有他的缘故，何必大惊小怪，乱加推测。”我说：“只是你也何妨告诉他们，省得他们质问。”他微笑说：“其实说也不妨，不过……不过不值得破工夫去和他们一一的细说就是了。”我说：“可以对我说说么？”他说：“那自然是可以的。”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

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用到这上面去，自然没有工夫去谈笑闲玩，怪不得你们说我像一个‘方外人’了。”

我说：“即或是思索着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也用不着终日忧郁呵。”

他抬起头来看我说：“这又怪了，你竟见不到此！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而且‘不入地狱，不能救出地狱里的人’。——‘不失丧生命，不能得着生命’。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

先不提较大的事，就如邻家的奴婢受虐，婆媳相争；车夫终日奔走，不能养活一家的人；街上的七岁孩子，哄着三岁的小弟弟；五岁的女孩儿，抱着两岁的小妹妹。那种无知，痛苦，失学的样子，一经细察，真是使人伤心惨目，悲从中来。再一说，精神方面，自己的思想，够不够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件事；物质方面，自己现在的地位，力量，学问，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一件事。反复深思，怎能叫人不忧郁！”

我凝神听到这里，不禁肃然道：“你的忧郁，竟是悲天悯人。——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过渡时代必有的现象。不过一切的问题，自然不能一时都解决了，慢慢的积极做去，就完了。何必太悲观……”

他立刻止住我说：“你又来了！‘悲观’两个字，我很不爱听。忧郁是第一步，奋斗是第二步。因着凡百不满意，才忧郁；忧郁至极，才想去求那较能使我满意的，那手段便是奋斗了。现在不过是一个忧郁时期，以后便是奋斗时期了，悲观者是不肯奋斗，不能奋斗的，我却不是悲观者呵！”

我注目望着他，说：“这样，——你忧郁的时期，快过尽了么？奋斗的目标，已定了么？你对于这些问题，已有成竹在胸么？”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说：“你慢慢的看下去，自然晓得了。我本来只自己忧郁，自己思虑，不想同谁

谈论述说的，而且空谈也无裨实际，何必预先张张皇皇的，引人的批评注意，今天是你偶然的问起来，我们又从小儿同学，不是泛泛的交情，所以大略对你说一点，你现在可明白了罢！”

这时我站了起来，很诚恳的握着他的手说：“祝你奋斗到底！祝你得最后的胜利！”

他用沉毅的目光看着我说：“谢谢你！体能以和我一同奋斗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9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3 期，署名：谢婉莹。）

译 书 的 我 见

我对于翻译书籍一方面，是没有什么经验的；然而我在杂志和报纸上面，常常理会得在翻译的文字里头，有我个人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因此要摘举它们的缺点，记在下面：

（一）在外国文字里面，有许多的名词和字眼，是不容易翻译的，不容易寻得适宜的中国字眼和名词去代表的；因此那译者便索性不译，仍旧把原字夹在行间字里。

我们为什么要译书？简单浅近的说一句，就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现在我们中国，教育还没有普及，认得字的人，比较的已经是很少的了，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是更不用说的。这样，译本上行间字里，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或者因为一两个字贻误全篇，便抛书不看了。如此看来，还只有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才可以得那译本的益处，岂不是画

蛇添足，多此一举么？所以我想最好就是译者对于难译的名词，字眼，能以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那最相近的中国字眼名词，翻译出来。若是嫌它词不达意，尽可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至于人名地名，因为译者言人人殊，有时反足致人误会，似乎还是仍其本真妥当些。

（二）翻译的文字里面，有时太过的参以己意，或引用中国成语——这点多半是小说里居多——使阅者对于书籍，没有了信任。例如：

“……吾恐铜山东崩，洛钟西应……”

“……‘父亲，请念这蜡烛上的字。’孙先生欣然念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是不是取‘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呢？……”像这一类的还多——我常常疑惑，那原本上叙述这事或这句话的时候，是怎样转接下去的。这“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分明是中国成语，寿烛上刻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分明是中国的习惯，而且译者又这样的用法，自然是译者杜撰的了。类推其余的，也必是有许多窜易的地方。这样，使阅者对于译本，根本上不信任起来，这原没有苛求的价值。然而译者对于著者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而且在艺术的“真”和“美”上，是很有关系的，似乎还是不用为好。

（三）有时译笔太直截了。

西国的文法，和中国文法不同；太直译了，往往语气颠倒，意思也不明了。为图阅者的方便起见，不妨稍为的上下挪动一点。例如：

“……这时他没有别的思想，除了恐怖忧郁以外……”假如调动一番，使它成为：

“……他这时除了恐怖忧郁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或者更为妥当一些。

还有一件事，虽然与译书无关，但也不妨附此说说；就是在“非翻译”的文字里面，也有时在引用西籍的文字，或是外人的言论的时候，便在“某国的某某曾说过”之下，洋洋洒洒的抄了一大篇西文，后面并不加以注释。或是在一句之中，夹上一个外国字，或是文字之间，故意语气颠倒。

对于第一条，写一大篇外国字的办法，我没有工夫去重抄，总之是极其多见就是了。

第二条例如：

“……既然有 Right 就应当有 duty……”

“……Oh! my dear friend! 你们要……”

“……都彼此用真情相见，便用不着 Mask 了。……”

第三条例如：

“……‘花儿！——花儿！’半开的大门台阶上一

个老女人喊道。……”

“…… ‘你的东西忘下了，’ 他一路追一路嚷……”

像这一类——二，三条——的更多了。

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这件事。他说：“我真不明白作这文章的人，是什么意思。若是因为这几个字，不容易拿中国字去代替，只得仍用它夹在句子里，这样，十分热心要明白了解这句话的人，不免要去查字典，或是要请教别人，作者何不先自己用一番工夫，却使阅者费这些手续？何况 Right 原可翻作‘权利’，duty 原可翻作‘义务’，mask 原可翻作‘假面具’呢。作者如要卖弄英文，何不就做一篇英文论说，偏要在一大篇汉文论说里，嵌上这小小的一两个字呢？不过只显得他的英文程度，还是极其肤浅就是了。”——他所说的话，未免过激，我不敢附和。然而这样的章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平心而论，总是作者不经意，不留心，才有这样的缺点，——平常对同学或朋友谈话的时候，彼此都懂得外国文字，随便谈惯了。作文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使用在文字里。在作者一方面，是毫无轻重的。然而我们在大庭广众之间，有时同乡遇见了，为着多数人的缘故，尚且不肯用乡音谈话。何况书籍是不胫而走的，更应当为多数人着想了。盼望以后的作者，对于这点，要格外注

意才好。

引用外国书籍上的文字，或是名人的言语的时候，也更是如此，否则要弄出“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笑柄，白占了篇幅，却不发生效力，时间和空间上，都未免太不经济了。何况引用的话，都是极吃力有精彩的呢。

有时全篇文字，句句语气颠倒，看去好像是翻译的文字。这原是随作者的便，不过以我个人看去，似乎可以不必！

归总说一句，就是译书或著书的宗旨，决不是为自己读阅，也决不是为已经懂得这书的人的读阅。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译者和作者如处处为阅者着想，就可以免去这些缺点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署名：谢婉莹。）

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

我们只管挣扎，只管呼号，要图谋解放，要脱去种种的束缚。是的，我们是要求解放；但是同时我们要牢牢的记着易卜生的话：“如今完全脱余之系属而自由；汝之生活，返于正道，今其时矣，汝可自由选择，然亦当自负责任。”——他在《海之夫人》剧中，用华瓦尔的口气说的。——我们一面要求解放，一面要自己负责任；否则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解放运动的进行，要受累不浅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9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3 期，署名：谢婉莹。）

怎样补救我们四周干燥的空气？

现在有许多人说：“我们周围的空气，太干燥无味了。”这话我深深的承认，我们周围的空气是太干燥无味了，然而我们做学生的，还没有染社会上种种的恶习惯和嗜好，（如嗜酒，嗜剧等等，他们既然常常的受这猛烈的刺激，就很不容易以那较雅淡的娱乐方法去代替。）去寻求那可以调和这干燥空气的，就比较容易些。

记得古人诗上有：“有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读胜看花”，以我看去，“读书”和“看花”，不能分出什么轩轻。但是将“好友”比“明月”可谓精确无比。我们如能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时的聚首谈话是最乐不过的——这篇文里只说娱乐，所以不提别的方面——然而交友也是最难不过的，如其论交不得好友，宁可抱残守缺，专去和自然接触晤对了。

“空气是公用的”这句话是我的弟弟冰仲最爱说的，然而不但空气是公用的，凡是自然界里种种的现象都是公用的，都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有

了这样神幻优美的“自然直感”我们还怕寂寞么？几朵的花，几棵的树，一片的云霞，一天的星月，一阵的鸟声，虫声，风声，泉声，雨声，教我们怎样消受的！再加上几张的名画，几本的书，那就更好了。

印度哲人泰戈尔小的时候，坐在窗下，望着天光云影，能有两三小时的工夫神游物外，不言不动，我们当这一生最忙碌的时代——学生时代——和“自然”静对的工夫恐怕还不能有两三小时，这样看来……拿“自然现象”去补救我们不及两三小时间的干燥空气，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

自然界是一个大公园，无论是谁要是感觉干燥空气的痛苦的时候，请随便到那里去，那里没有人禁止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9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3 期，署名：婉莹。）

北京社会的调查

医生要医病，必要先明了病情；我们要改良社会，亦必要先知道社会的实况。若不实地去和社会接触，决不知道社会的病在哪里。闭门造车，空谈理论是不中用的。本校应用社会学教授步济时（J. S. Burgess）有见于此，便将北京社会上应调查的问题，分为下列数项，由研究社会学的一班同学，每人担任一部分去实地调查。这一篇便是将他们的报告集来发表的。

以下的几篇报告，都很详细；只是季刊篇幅有限，不得不擅加删节，这一层要请担任调查的同学们原谅的。

调查事项暨担任者姓名列下：

北京的教育	李 勗刚
北京的救贫事业与慈善机关	瞿世英
北京的工商业	龚 波
北京的监狱	刘意新
北京的人口、执业医院及公共卫生	黄天来

北京的娱乐

李泰来

北京的各种宗教

李景山

(下略)

(本篇最初发表于《燕大季刊》1920 年 9 月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谢婉莹、瞿世英辑。)

是谁断送了你

怡萱今天起得很早，天色刚刚发亮，她就不想睡了；悄悄的下来，梳好了头，喜喜欢欢的又把书包打开，将昨天叔叔替她买的新书，一本一本的，从头又看了一遍，又好好的包起来。这时灿烂的阳光，才慢慢的升上，接着又听见林妈在厨房里淘米的声音。

她走到母亲屋里，母亲正在窗前梳头。父亲却在一张桌子上写《心经》，看见怡萱进来了，便从玳瑁边的眼镜里，深深的看她一眼，一面问道，“你都预备好了么？”怡萱连忙应道，“预备好了。”她父亲慢慢的搁下笔，摘下眼镜说，“萱儿，你这次上学堂去，是你叔叔的意思。他说的一篇理由，我也不很明白，本来女孩儿家，哪里应当到外头去念书？不过我们两房里，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叔叔素来又极喜欢你，我也不忍过拂他的意思。今天是你头一天上学，从今天起，你总好好的去做，学问倒不算一件事，一个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帐，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

‘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若是我的女儿，也……” 怡萱一边听着，答应了几十声“是”。这时她母亲梳完了头，看见林妈已经把早饭开好，恐怕怡萱头一天上学，要误了时刻，便陪笑说，“你这话已经说了好几回了，她也已经明白了，现在时候也不早，让她吃饭去罢。”她父亲听见了，抬头看一看钟，便点头道，“去罢。” 怡萱才慢慢的退出去。

出到外间，急急忙忙的吃了半碗饭，便回到自己屋里，拿了书包，叫林妈跟着，又到母亲屋里，陪笑说“爹爹，妈妈，我上学去了。”她父亲点一点头，等到怡萱走到院子里，又叫住，说道，“下午若是放学放得早，也须在学校里候一候，等林妈来接，你再和她一同回来。” 怡萱站住答应了，便和林妈去了。

到了学校，林妈带她进去，自己便回来。怡萱坐在自己的座上，寂寂寞寞的，也没有人来睬她。看同学们都三三两两的，在一块儿谈笑，她心里觉得很凄惶，只自己打开书本看着。不一会儿，上堂铃响了，先生进来，她们才寂静了下去。怡萱也便聚精凝神的去听讲。

过了一两个月，同学们渐渐和她熟识了，又看她性情稳重，功课又好，都十分的敬爱她。她父亲每次去学校里，查问成绩的时候，师长们都是十分夸奖。

她父亲很喜欢，不过没有和怡萱说过，恐怕要长她的傲气。

这天是星期，父亲出门去了，怡萱自己在院子里看书。林妈送进一封信来，接过一看，是一封英文信，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心想许是英文教习写来的，不过字迹不像，便拆开了。原来是一个男学生写的，大意说屡次在道上遇见她，又听得她的学问很好，自己很钦慕，等等的话，底下还注着通信的住址。信里的英文字，都拼错了，文法也颠倒错乱。怡萱的英文程度，本也很浅，看了几遍，好不容易明白了，登时气得双脸紫涨，指尖冰冷，书也落到地下。怔了半天，把信夹在书里，进到屋子里去，坐在椅上发呆。心想，“这封信倘若给父亲接到，自己的前途难免就牺牲了，假如父亲要再疑到自己在外面，有什么招摇，恐怕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次是万幸了，以后若再有信来，怎么好！他说是道上屡次遇见的，自己每天上学，却不理会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即或知道是谁写的，也没有法子去惩治，好不容易叔叔千说万说，才开了求学之门，这一来恐怕要……”她越想越气，越想越怕，自己哭了半天，等到父亲回来了，才连忙洗了脸，出来讲了两篇古文，又勉强吃了午饭。晚上便觉得头昏脑热起来，第二天早晨，她却依旧挣扎着去上学。

从这时起，她觉得非常的不安，一听见邮差叩

门，她的心便跳个不住。成天里寡言少笑，母亲很愁虑，说，“你不必太用功了，求学的日子长着呢，先歇些日子再说！”她一面陪笑着，安慰她母亲，一面自己却忍不住落下泪来。

过了十几天，没有动静，她才渐渐的宽慰下去，仍旧专心去做她的功课。

这天放了学，林妈照例来接。道上她看林妈面色很迟疑，似乎有话要告诉；过了一会，才悄悄的说，“老爷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生了大气，拿着一封信，同太太吵了半天……” 怡萱听见“一封信”三个字，已经吓呆了，也顾不得往下再问，急忙的同林妈走回家去。

到了家，腿都软了，几乎走不上台阶。进到母亲屋里，只见父亲面色铁青，坐在椅上，一语不发。母亲泛白着脸，也怔着坐在一边。她战兢着上前叫声爹妈，父亲不理她，只抬头看着屋顶，母亲说了句，“萱儿你……” 眼泪便落了下来。怡萱喉头哽塞，走到母亲面前。父亲两手索索的抖，拿出一封信来，扔在桌上，自己走了出来。

这时怡萱不禁哭了。母亲含着泪，看了她半天，说，“你素来这样的聪明沉静，为何现在却糊涂起来？也不想……” 怡萱哭着问道，“妈妈这话从何说起？” 母亲指着桌上，说，“你看那封信！” 怡萱忙拿过来一

看，却是一封恭楷的汉文信，上边写着：“蒙许缔交，不胜感幸，星期日公园之游，万勿爽约。” 怡萱看完了，扶着桌子，站了一会，身子便往后仰了。

一睁开眼睛，却卧在自己床上，母亲坐在一边。怡萱哭着坐起来说，“妈妈！我的心，只有妈妈知道了！” 母亲也哭了，说，“过去的事，不必说了，——都是你叔叔误了你！” 怡萱看她母亲的脸色，又见父亲不在屋里，一时冤抑塞胸，忽然惨笑了几声，仍旧面壁卧下。

一个月以后，一个须发半白的中年人，独自站在一座新坟旁边，徘徊凭吊，过了半天，只听得他弹着泪说，“可怜的怡萱侄女呵，到底是谁断送了你？”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9月12日，署名：悲君，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三 儿

三儿背着一个大筐子，拿着一个带钩的树枝儿，歪着身子，低着头走着，眼睛却不住的东张西望。天色已经不早了，再拾些破纸烂布，把筐子装满了，便好回家。

走着便经过一片广场，一群人都在场边站着，看兵丁们打靶呢，三儿便也走上前去。只见兵丁们一排儿站着，兵官也在一边；前面一个兵丁，单膝跪着，平举着枪，瞄准了铁牌，当的一声，那弹子中在牌上，便跳到场边来。三儿忽然想到这弹子拾了去，倒可以卖几个铜子，比破纸烂布值钱多了。便探着身子，慢慢的用钩子拨过弹子来，那兵丁看他一眼，也不言语。三儿就蹲下去拾了起来，揣在怀里。

他一连的拾了七八个，别人也不理会，也没有人禁止他，他心里很喜欢。

一会儿，又有几个孩子来了，看见三儿正拾着弹子，便也都走拢来。三儿回头看见了，恐怕别人抢了他的，连忙跑到牌边去。

忽然听得一声哀唤，三儿中了弹了，连人带筐子，打了一个回旋，便倒在地上。

那兵官听了一惊，却立刻正了色，很镇定的走到他身旁。众人也都围上前来，有人便喊着说，“三儿不好了！快告诉他家里去！”

不多时，他母亲一面哭着，便飞跑来了，从地上抱起三儿来。那兵官一脚踢开筐子，也低下头去。只见三儿面白如纸，从前襟的破孔里，不住的往外冒血。他母亲哭着说，“我们孩子不能活了！你们老爷们偿他的命罢！”兵官冷笑着，用刺刀指着场边立的一块木板说，“这牌上不是明明写着不让闲人上前么？你们孩子自己闯了祸，怎么叫我们偿命？谁叫他不认得字！”

正在不得开交，三儿忽然咬着牙，挣扎着站起来，将地上一堆的烂纸捧起，放在筐子里；又挣扎着背上筐子，拉着他母亲说，“妈妈我们家……家去！”他母亲却依旧哭着闹着，三儿便自己歪斜的走了，他母亲才连忙跟了来。

一进门，三儿放下筐子，身子也便坐在地下，眼睛闭着，两手揉着肚子，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这时门口站满了人，街坊们便都挤进来，有的说，“买块膏药贴上，也许就止了血。”有的说，“不如抬到洋人医院里去治，去年我们的叔叔……”

忽然众人分开了，走进一个兵丁来，手里拿着一小卷儿说，“这是二十块钱，是我们连长给你们孩子的！”这时三儿睁开了眼，伸出一只满了血的手，接过票子来，递给他母亲，说，“妈妈给你钱……”他母亲一面接了，不禁号啕痛哭起来。那兵丁连忙走出去，那时——三儿已经死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 年 9 月 29 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忏 悔

企俊静静的卧在一间病室里；楼外的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屋内的电灯已经亮了，不过被绿纱罩罩着，只有一圈的灯影。床边桌子上的一杯药水，还不住微微的晃动着。

他皱着眉看着屋顶，似乎要摆脱他心中的思虑。这时他看见承尘上有一个虫子，蠕蠕爬动，然而半天还不移了那个位置。他觉得脑子很累，目光又移到别处去，数数墙上的电线，看看绿纱上的花纹。一会儿欠起身来，看了看药杯，却又卧下。口里微喟道：“咳！是觉悟还是坠落？”

这时医生进来了，他便要坐起来。医生摇头不叫他动，一面坐在床沿，拿出表来放在膝上，替他诊过了脉。便笑着站起来说：“好得多了，这杯药先吃了，明天再看罢。”企俊答应了。医生又说：“你闷不闷？现在看报是无妨碍的了。”说着便从衣袋抽出一张摺着的报纸来，放在床上，自己点一点头走了。

企俊起来吃了药，重又躺下；慢慢的伸开报纸，

随便看去。忽然看见了一段启事：

企俊启事：拙著《无是集》三版已印成，购者请向新社会洽。

底下又有一段：

新社会启事：企俊君因得脑疾，现正静居疗养，所有各处约定的文字及讲演，均不得不暂行停止，同人等谨代为道歉。

企俊看完了，冷笑了两声，把报纸扔在一边，扶着头呆呆的坐着。

这时门开了，走进几个白帽蓝衫的青年来。企俊回头看见了，便慢慢的转过身来。他们都近前笑说：“你今天好点了么？”企俊勉强笑着道：“好一些了，难为你们想着。”这时他们都围着床边坐下，随便谈起话来。

过了一会，有一个说：“企俊！昨天有一位郭有君写信到社里问你，说他要研究哲学。用什么书好？我们代你复了，不过将我们所读过的那几本书名开了给他。还有一位，我忘了是谁，他请你着手翻译一

种关于社会学的书。我们也回复了，说你现在病着……”企俊皱着眉点一点首，随着微笑说：“我竟是万能的了！”他们都笑道：“如今社会上谁不知道企俊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有好些……”这时忽然又有一个说：“我忘了告诉你，就是那天开会……”又有一个笑着近前来说：“那位……”这时企俊猛然抬起头来，看着他们，面色泛白，颤着说：“算了罢！谁配作新文化运动？谁又配称做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一般是投机事业，欺人伎俩罢了。“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新思潮”是什么？我不敢说你们，我自己实在还不明白，一知半解的写几篇文章发表出去，居然也博得一班人的喝彩，真是可笑可叹。老实告诉你们罢！所谓觉悟，就是坠落的别名，我如今真把我自己看得一文不值了。我立志从今日起，不做从前所谓新文化运动了。东抄西袭的谁不会写两篇，说两口。个人坠落不要紧，何苦替新文化运动添阻力。——”

这时他们面面相觑，说不上话来，当中一个勉强笑着说：“企俊君！你累着了，先静一静脑子罢，这话是何从说起，你难道忘了从前——”

企俊立刻接着说：“请你们怜悯我罢！不要拉着我了，不必替我添枝添叶的编‘轶事’了，若是你们看我或者还有希望，就请你们赦免了我。”这时企俊说着泪如雨下，屋里一时寂静下来。

他哭了一会，抬起头来，他们不知何时都已经走了。

漫漫的长夜，和他心中的思潮，一齐缓缓的流过去。天色又渐渐的明了，他的心思似乎也随着光明起来。他凝坐半天，便俯下身去，拾起昨天那张的报纸，撕成碎片，摔在地下。

医生走进来，看见了满地的碎纸。呆了一呆。但也不说什么。只笑问：“你今早觉得怎么样？”企俊微微的笑说：“今天么？今天好得多了。”医生说：“现在可以容你回校了，只是费脑子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我听得你很热心……”企俊忽然红了脸，正色说：“谢谢你！我现在不但肉体上的病好了，灵魂里的病也似乎好了，我现在——忏悔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 年 10 月 7 日。）

圈 儿

读《印度哲学概论》至：“太子作狮子吼：‘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不还此。’”有感而作。

我刚刚出了世，已经有了一个漆黑严密的圈儿，远远的罩定我，但是我不觉得。

渐渐的我往外发展，就觉得有它限制阻抑着，并且它似乎也往里收缩——好害怕啊！圈子里只有黑暗，苦恼悲伤。

它往里收缩一点，我便起来沿着边儿奔走呼号一回。结果呢？它依旧严严实密的罩定我，我也只有屏声静气的，站在当中，不能再动。

它又往里收缩一点，我又起来沿着边儿奔走呼号一回；回数多了，我也疲乏了，——

圈儿啊！难道我至终不能抵抗你？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么？

起来！忍耐！努力！

呀！严密的圈儿，终竟裂了一缝。——往外看时，圈子外只有光明，快乐，自由。——只要我能跳出圈儿外！

前途有了希望了，我不是永远不能抵抗它，我不至于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了。

努力！忍耐！看我劈开了这苦恼悲伤，跳出圈儿外！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4 期，署名：婉莹。）

我

照着镜子，看着，究竟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在课室里听讲的我，在院子里和同学们走着谈着的我，从早到晚，和世界周旋的我，众人所公认以为是我的：究竟那是否真是我，也是一个疑问！

众人目中口中的我，和我自己心中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这疑问永远是疑问！这两个我，永远不能分析。既没有希望分析他，便须希望联合他。

周旋世界的我呵！在纷扰烦虑的时候，请莫忘却清夜独坐的我！

清夜独坐的我呵！在寂静清明的时候也请莫忘却周旋世界的我！

相顾念！相牵引！拉起手来走向前途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4 期，署名：婉莹。）

影 响

一个人的思想，
发表了出去；
不论他是得赞扬是受攻击，
至少使他与别人有些影响。

好似一颗小石头抛在水里，
一声清响跳起水珠来；
接着漾出无数重重叠叠的圈儿，
越远越大直到水的边际——
不要做随风飘荡的羽毛！
吹落在水面上，
漾不出圈儿，
反被水沾住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燕大季刊》1920年12月第1卷第4期，署名：婉莹。）

天 籁

抱着琴儿，
弹一曲“秋风起”。
苦心孤诣，
纵铮了半夜，
呀！温温的月儿，
薰薰的风儿，
哪里有一毫秋意！

还是住了琴儿罢——
凉云堆积了，
月儿没了，
风儿起了，
雨儿来了，
树叶儿簌簌响了，
秋意填满了宇宙——
还是住了琴儿罢……

自然呵！
你们繁枝密叶为琴弦，
雨丝风片为勾拨，
量够这小小琴儿，
如何比得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4 期，
署名：婉莹。）

秋

阴沉沉的树荫，
一角的天；
红的是玫瑰，
绿的是芭蕉。
卷起帘来，
总是这一幅图画，
好虽好，
未免也有些儿烦腻了。
一夜秋风吹透了——
卷起帘来，
却已经又换了一幅，
菊花开着天也高了，

庭院也开朗了。
呀！
看他大刀阔斧，
造出了海阔天空的世界，

是何等的建设，
何等的破坏。
青年呵！
我们也有这样刚强的手腕么？
有他这样朗洁的心胸么？
青年呵！
一齐打起精神来，
跟着他走！
不要只……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2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4期，
署名：婉莹。）

文学家的造就

文学家在人群里，好比朗耀的星辰，明丽的花草，神幻的图画，微妙的音乐。这空洞洞的世界，要他们来点缀，要他们来描写。这干燥的空气，要他们来调和。这机械的生活，要他们来慰藉。他们是人群的需要！

假如人群中不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我们的感情，是不能融合的。我们的前途，是得不着光明的。然而人群中的确已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零零落落的点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人类对于他们，是怎样的惊慕，赞美，崇拜！

“天才，天才！”“得天独厚”，“异才天赋”，我们往往将这等的名词，加在他们身上。现在呢？这等迷信的话，已经过去了。我们对于文学的天才，只有同情的崇拜，没有神秘的崇拜；我们只信天才是生理心理两方面，比较的适合于他的艺术；并不是所谓“文曲下凡”等等鄙俚的说法。

然而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学家，这也是一个疑问。

细细的研究起来，这文学家的造就，原因很复杂，关系也很长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包括过来的。现在姑且以文学家的本身作根据地，纵剖面是遗传，横剖面是环境，怎样的遗传和怎样的环境，是容易造就出文学家的，我们大概可以胥举如下：

（一）文学家的父母——稍远些可以说祖先——要有些近于文学的嗜好。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的父母，也一定要是小说家，诗人的父母，也一定要是诗人，——要是这样，这文学家竟成世袭的，门阀的，还有什么造就可言？——只要他们有些近于文学性质的嗜好，如喜欢花木，禽鱼，音乐，图画，有绵密沉远的心胸，纯正高尚的信仰，或是他们的思想，很带有诗情画意的。这样，他们的子女，成为文学家，就比较的容易些。这就是所谓“得天独厚”，“异才天赋”了。

（二）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如同小说家的小说，诗家的诗，戏剧家的戏剧，都浓厚的含着本地风光——他文学的特质，有时可以完全由地理造成。这样，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熔铸，可以使他的

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与他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

（三）文学家要生在中流社会的家庭——就是不贫不富的家庭。克鲁泡特金说：“物质的欲望，既然已经满足了，艺术的欲望，自然要涌激而出。”自然生在富豪之家，有时夺于奢侈禄利，酒食征逐，他的理智，都被禁锢蒙蔽住了，不容易有机会去发挥他的天才。但是生在贫寒家里，又须忙于谋求生计，不能受完美的教育。即或是他的文学，已经有了根基，假如他一日不做小说，一日不编戏剧，就一日没有饭吃，这样，他的作品，只是仓猝急就，以糊口为目的，不是以贡献艺术为目的，结果必至愈趋愈下。俄国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固然是不如屠格涅夫（也是俄国的文豪，和他同时的），然而并不是我真不如他，我何尝不愿意精心结撰，和他争胜，……无奈贫乏逼我，不得不急求完工得钱，结果我的作品，就一天劣似一天。”又有尼司璧做的两首诗的断句，如下：——全诗见《社会主义的歌谣与抒情诗》（照录《少年中国》译语）：

那手民现在就等着我的稿，
我连下星期的酬金都到了手，
但是我若不做便一文都没有，

上帝呵叫我如何做？

我不再做了，
咳，上帝，使一家嗷嗷的，
全靠着我一枝笔，
偏生我又一行都不能写，
这也像是神圣的爱么？

于此可知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的景况，是如何的艰苦，于他的艺术上，是如何的受亏损。虽然是说穷愁之词易工，然而主观的穷愁，易陷于抑郁牢骚，不能得性情之正。虽可以博得读者的眼泪和同情，究竟不是促进文学的一种工具。所以最适宜于产生文学家的家庭，就是中流社会的家庭。既然不必顾虑到衣食谋求到生计，一面他自己可以受完全的教育。他的著作，是“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自然就比较的浓厚活泼了。

此外家庭里的空气，也很有关系。文学家生在清静和美的家庭，他的脑筋永远是温美平淡的，不至于受什么重大的刺激扰乱，使他的心思有所偏倚。自然在他的艺术上，要添上多少的“真”和“美”。

（四）文学家要多读古今中外属于文学的作品。这就是造成文学家的第一步了，他既有了偏于文学

的嗜好，也必须多读属于文学的作品。读的愈多，机局愈精熟，材料愈方便，思想愈活泼。久而久之，必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以蚕蛾作比喻，在它成蚕的时候，整天里沙沙的只顾食叶，时候到了，身体透明了，便将几十天内所食的叶子，牵成有条不紊的长丝，也将他自己隐在里面，好比雏形的文学家，读破万卷，心中光明透澈，将百家之说，融化成有系统的思想，也将他自己濡浸在里面，然而他是不能永久拘囚在里面的；也要和蚕蛾一般，白衣如雪，咬破茧丝，飞了出去。我们可以看假如蚕儿当初不肯食叶，不但以后不能抽丝，不能作茧，不能成蛾；而且要立刻僵死的。所以即或是个人有偏于文学的嗜好，若不肯多研究属于文学的书籍，他的思想终久是要破产，终久不能勉强造成一个文学家。

（五）文学家要常和自然界接近。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是永久的，在文学的材料上，要占极重要的位置的。文学家要迎合它，联络它，利用它，请它临格在自己的思想中，溶化在自己的文字里。若只花花绿绿的堆字叠句，便变成呆板笨滞，无神采，无生气的文字。这种和自然界隔绝的文字，我们决不能承认它是文学。因此文学家要常和自然静对，也常以乐器画具等等怡情淑性的物品，作他的伴侣。这样，他的作品里，便满含着可爱的天籁人籁。

(六) 文学家要多研究哲学社会学。我们现在承认文学是可以立身的，然而此外至少要专攻一两种的学问，作他文学的辅助，——按理说，文学家要会描写各种人的生活，他自己也是要“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然而这不过是“通”，若认真的去研究各种学问，然后取来应用于文学，事实上是绝对做不到的。——文学是要取材于人生的；要描写人生，就必须深知人的生活，也必须研究人的生活的意义，做他著作的标准。照此看去，哲学和社会学便是文学家在文学以外，所应攻读的功课。

(七) 文学家要少和社会有纷繁的交际。文学家的生活，无妨稍偏于静，不必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纷扰他的脑筋——若考察社会的情形，不是交际，自然又当别论——务要置身于第三者的位置，然后以冷静的脑筋，精确的眼力，去观察它，描写它，批评它。对于各方面既都是客观的态度，和根据，便好似明镜一般，表里莹澈，照进去和反映出来的，都是明鉴毫发。否则太接近了，自己也有分；“当局者浑”，脑筋不免昏乱，眼光不免蒙蔽，心思不免偏倚，便不能尽情的描写批评，也不敢尽情的描写批评了。

(八) 文学家要多作旅行的工夫。这条是和以上的二、四、五诸条都有关系的。天下的美景，不能都萃在一个地方。天下的名人，也不能都生在一个地

方。文学的资料也不能都取用于一个地方。文学家因此便须多做旅行的工夫了。看遍天下的美景，交遍天下的名人，观察遍天下的民情风俗；他的文学的资料，便日新月异，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而且于他的思想，学问，经验，也更有极大的裨益的。

以上几条，以我看去，似乎可算是造成文学家最普通的径路；如同中学校里的普通课程一般。至于忧郁性，或是乐天性，或是他一生的境遇，都和文学极有关系；但是范围太广——参阅古今中外各文学家的历史，是个个不同的——难以细说，只得从略了。

我想的时候，写的时候，对于自己所说的，都有无限的犹豫，无限的怀疑。但是犹豫，怀疑，终究是没有结果的。姑且武断着说了，欢迎阅者的评驳。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4 期，署名：谢婉莹。）

鱼 儿

十二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儿，绕着丝儿，挂着饵儿，直垂到水里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钓丝，好像有鱼儿上钩似的，我不时的举起竿儿来看，几次都是空的！

太阳虽然平西了，海风却仍是很热的，谁愿意出来蒸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说，夏天太睡多了，要睡出病来的。她替我找了一条竿子；敲好了钩子，便拉着我出来了。

礁石上倒也平稳，那边炮台围墙的影儿，正压着我们。我靠在奶娘的胸前，举着竿子。过了半天，这丝儿只是静静的垂着。我觉得有些不耐烦，便嗔道，“到底这鱼儿要吃什么？怎么这半天还不肯来！”奶娘笑道，“它在海里什么都吃，等着罢，一会儿它就来了！”

我实在有些倦了，便将竿子递给奶娘，两手叉着，抱着膝。一层一层的浪儿，慢慢的卷了来，好像要没过这礁石；退去的时候，又好像要连这礁石也带

了去。我一声儿不响，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了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呵！那么一定是亮极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里么？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了过去，把月亮濯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这会儿凉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来玩来了。”奶娘这句话，将我从幻想中唤醒了来；抬头看时，一个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边，正和奶娘说着话儿呢。他右边的袖子，似乎是空的，从肩上直垂了下来。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说，“姑娘钓了几条鱼了！”我仔细看时，他的脸面很黑，头发斑白着，右臂已经没有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觉得有点害怕，勉强笑着和他点一点头，便回过身去，靠在奶娘肩上，轻轻的问道，“他是谁？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说，“不要紧的，他是我的乡亲。”他也笑着说，“怎么了，姑娘怕我么？”奶娘说，“不是，姑娘问你的手怎么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袖子，说，“我的手么？我的手让大炮给轰去了！”我这时不禁抬头看看他，又回头看看那炮台上，隐隐约约露出的炮口。

我望着他说，“你的手是让这炮台上的大炮给轰

去的么？”他说，“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时候，受了伤的。”我想了一会儿，便说，“你们多会儿打仗来着？怎么我没有听见炮声。”他不觉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刚才所想的清洁光明的海上——说，“姑娘，那时还没有你呢！我们就在那边，一个月亮的晚上，打仗来着。”我说，“他们必是开炮打你们了。”他说，“是的，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我的手就没有了，掉在海里了。”这时他的面色，渐渐的泛白起来。

我呆呆的望着蔚蓝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说，“那一次你们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记得，……”他说，“可不是么，我还是逃出命来的，我们同队几百人，船破了以后，都沉在海里了。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同伴，上了这炮台了。现在因着这一点劳苦，饷银比他们多些，也没有什么吃力的事情做。”

我抚着自己的右臂说，“你那时觉得痛么？”他微笑说，“为什么不痛！”我说，“他们那边也一样的死伤么？”他说，“那是自然的，我们也开炮打他们了，他们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里了。”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呵！”

炮台上的喇叭，呜呜的吹起来。他回头望了一望，便和我们点一点首说，“他们练习炮术的时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着他们，再见罢！”

“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儿，从天边上来。

“海水里满了人的血，它听凭飘在它上面的人类，彼此涌下血来，沾染了它自己。它仍旧没事人似的，带着血水，喷起雪白的浪花——

“月儿是受了这血水的洗礼，被这血水浸透了，他带着血红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清洁！光明！原来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说，“姑娘，晚了，我们也走罢。”

我慢慢的站了起来，从奶娘手里，接过竿子，提出水面来，——钩上忽然挂着金赤的一条鱼！

“‘它在水里什么都吃’，它吃了那兵丁的手臂，它饮了从那兵丁伤处流下来的血，它在血水里养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鱼儿来，仍旧抛在水里。

奶娘却不理会，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

子，一手拉着无精打采的我，走回家去。

月光之下，看见炮台上有些白衣的人，围着一架明亮夺目的东西，——原来是那些兵丁们，正练习开炮呢！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